

時 衡

1

本片卷自 1938 年 1 期
至 1938 年 3 期

1938

年

1 - 3

期

時衡

第 一 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發刊辭

青年與政治

國慶日感言

爲抗戰建國告文化界

建國在抗戰的時候

國際均勢論乎？國際陣綫論乎？

面子（獨幕劇）

通訊二則

126
四十一

王 籟 愚

馮 友 蘭

張 起 鈞

喻 亮

鮑 光 祖

陳 銓

國民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時衡社

昆明文明街金雞巷二十號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定價一元

發刊辭

人是自理性的動物，但他的所作所爲很少是理性的。

時代在動盪，在顛覆。黑暗隨每一個人，每一國家，每一民族，全體的人類！所謂光明，究在何處？

人間的階級是如此：懦性的人們，不能存在，應被淘汰，必遭淘汰。槍與阿性者聽做，向勇署低首。你看，中華民族因抗戰而偉大了，因抗強暴而光榮了。我們敢抗強暴，敵人只敢弱小，這是何等深長的意義！

我們對於戰爭，真不知要領兒，還是要歌頌？自從敵人發動侵略以來，我們房受生命財產上的損失，還不驚人嗎？但我們的國家是進步了，我們的國家是在戰爭中進步了。政治上的統一，精神上的團結，誰說這不是戰爭之賜？政府與人民的合作，誰說不是戰爭的總發？繼續抗戰，抗戰到底，勝者是我們的！戰雲愈延長，敵人的所得愈是無聊。愈是莫名其妙。你以爲敵人佔領了我們廣大的土地，就算是勝利嗎？你以爲敵人毀壞了我們無數的建築，就算是勝利嗎？不是，決不是！敵人佔領了我們的土地，敵人却難佔領我們全國的一心一德。敵人毀壞了我們無數的建築，我們無數的偉大建築却在敵人的料想之外產生了。

這就是我們的時代，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環境。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破壞與創造是雙生的兒子。一切不合時宜的，要摧破頌，要繼續的受破壞。因爲我們的時代不同了，我們的環境不同了，所以所需要的也不同。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環境，現在是需要新的，要創建新的。所以我們的國家是：在這大破壞的時代裏，在這大創建的時代裏，我們對於外界事物的認識，對於所有一切價值的評判，不需要一種指示嗎？

時代是太偉大了。在這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應介紹的，應批評的，是太多了。我們如果不願作時代的淺薄者，不願民族敗壞，不願祖國淪亡，我們應如前方戰士之殺敵，明白自己的責任，鼓起自己的勇氣。因爲這大時代中的一切變動，以及與這變動有關的，均須介紹，討論，批評。因爲知識能提高人的感情，能指示人應走的方向。

這也許是奢望，但這種奢望，我們毫不懷疑，認爲是正常的。

★ ★ ★ ★ ★

青年與政治

王慧愚

國內一般人，談到青年政治運動，不無替眉怒目，大不以為然了。他們一面贊成青年愛國的熱誠，但始終認爲青年直接參加政治是軌外的行爲，無意識的盲動。

我雖然不贊成，青年政治運動，續買政治走上軌道國家特有的。一種現象，青年激於國事，拋棄學業，虛擲時光，作些熱烈的表現和要求，促成一種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反映着國內統一無從完成，對抗局而時時時減。而大多數人民對政府持着責難或不信任的態度，幸而少數激進份子出來開政。國家的分裂，是青年干政的起點，也是青年與政府交涉揭鑿乃至互相對立的圭臬。

尤其在中國，青年之激進國事，起而干政，由來實是悠久。如宋太學生之七上論政，明東林學子之批評朝政，以及清末學界之參加革命等，都是青年直接參政的史實。民國以來，因為對外關係而引起的青年政治運動，究其都起於國內政局的無變互相呼應的。始從五四四一運動起，青年學生雖激於外侮，然無時不覺得改革內政的責任在肩。原來，在受到列強與軍閥兩重壓迫下的青年運動，實具有革命性質，在轉變民國的奮鬥途上，程社志士是披荆斬棘的先鋒，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不知犧牲了多少優秀青年，確換來國內形式上的統一。熱誠愛國乃青年人的本色，自當國家破爛交雜，從心坎的深處，決意獻身於革命，其情可感，其志可嘉！

國民革命成功以後，統一開張，政局漸定，照理青年應該該政府在共同軌道上，同反革命的殘餘勢力，作殘酷的進攻。雖料許話沒有爲的青年學生，厭惡革命的目標，往往被人誘惑，認人騙道，而不能獨立自主，從此十字街頭漸有了他們的蹤跡。須知學生運動動時代的產物，總不能與政局分別而現。中國政局運變既已那樣動盪，而學生運動似乎也跟着改易其趨向和路線。故可痛心的，就是近十餘年來，除在軍閥政權下所牽連的青年不計外，專桂湘鄂江浙各省，因反

共而殺戮之種種慘事，奚只千萬。四百當年，各黨各派利用青年作競爭的工具，每一黨爭必演成流血慘禍。這對於被國家損失費太多多了。最近幾年來，青年流血的黨爭，似已稍戢，然因學生思想激動而引起的政治糾紛，仍舊層見叠出。各黨一派，形成密派，尤其在外個獨立的主體，竟做了他的「爪牙」和「工具」；愛國是光明正大的運動，亦成了昏沉曖昧的黨爭。國家經過長期黑暗的泥淖，而統一局面因之無從開展了。

縱觀過去學生政治活動，任何人皆不能斷定其無黨派的背景。思額的猛烈，黨爭的劇烈，反映到青年本身的意志互相磨擦，互相攻訐，甚至互相毆打。以往學生界的分裂，實是國家統一的一大障礙。青年政治運動，固當發軔於一時的運動，然要發揮偉大力量，必先從統一自己的組織做起。不幸在過去學生組織上，或隱或現的裂縫，始終無從彌縫，以致使各政治野心家乘隙挑撥，從中間間，以假團體力量的分發。大之一地以內，小之一校之中，揭發於學生思想上的分發，演成烏煙瘴氣的派派鬥爭，熾熾對峙，勢不兩立。這個「學聯」被告非法，那個「救國會」遭人毀謗，宜官互罵，武力相加，鬧來鬧去，總免自亂步伐，各殘元氣，其實，自有學生運動以來，任何組織幾乎都是被極少數人把持操縱。青年羣衆日益之領袖人才，但少數人藉藉，多數人冷淡，早已成了學生團體的氣質。其中十之八九青年處於左右兩派之間，無色彩，無成見，有話不說，有事不管。一半由於他們的消極被動，一半由於政府及學校當局處理學潮之不得其法，左右兩派之爭乃益發尖銳而形不可解。校園裏的內訌，無非是國家內戰的縮影。今日學界的醜劇，安知不重演於明日的政治舞臺上。想起來真使人不寒而慄！

這些危險的現象，是在學生界呼籲統一救亡的聲中層見叠出的。

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後，青年左右派的衝突，已達到於嚴重的階段，而國策不忠已極！不過西安事變解決後，共產黨政策的轉變，給予學生思想以意外的好影響。雖然其中極少數活潑份子似乎對黨國的現實反感目眩神迷，不知適從，但是大多數青年學生受到環境的鼓勵，不得不回頭反省。尤其是北方左派青年也漸漸認識黨國，改變過去態度。三中全会開幕以後，國內表現着黨國以來所未有的大團結。因共的合作，不但是軍閥，而且漸見於事實。什瑟人民陣線，「聯合陣線」等等名詞，都要進入博物館裏去。國家需要統一，民族需要自強，智識青年去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不啻是主要的動力。須知在國事最險峻上，個個都將在堅強的國家觀念之下努力邁進，一言一動均不要違背國家的利益，並須積極對國家有所貢獻。

自西安事變解決以至全面抗戰開展的幾數月中，劃出中國智識界觀念到行動加以一番徹底而檢討的大時期。在共產黨統治中所表現的國內政治路向，給予一般青年思想以極切的指示和有力的推動。中國此時絕對需要真實奮鬥的力量來捍衛國家的生存。認清了這一點，今後青年學生要圖活動，應納入有目標有秩序的路線上去，和政府共同負起「團結建國」的重大責任。歷來學生運動，多是以協作始，以分裂終，以呼籲國家統一始，以懷疑政治紛紜終，從來未得到其應有的成就。此中原因複雜，不一而足，但從根本上說起，我始終認為今後青年學生要避免再蹈已往的覆轍，首先科正以下兩個錯誤的觀念或習慣：

第一，以往有大部份的智識青年，無形中把官員，政府和國家混

國慶日感言

馮友蘭

在廿七年前前今日，武昌起義，不到幾個月工夫，建立了中華民國。到今日中華民國造了有史以來最大成敗。當日武漢，今日成了敵人進攻的目標，自歷史的觀點看，這些不是兩件事，而實是一件事的繼續，一件事的延續。

中國民族，如果此種起立起來，是重慶的主人，是世界的領袖，一個世界驚動的興趣，是何等重大底事。若此等重大底事，能不經過很大困難而即成功，歷史即不成為歷史了。世界上沒有這種便宜底事。我們現在所經或預備，正是建立真正中華民國的代價。我們現在所作底事情，正是繼續廿七年前武昌起義的工作。

我們須準備再過幾個更困難幾十節，纔能有更光榮底中華民國。

學的基本原則。論者是現階段人類生活最高地位，其在實質上原無所謂善惡是非；而後者是強權及行使政權的極少數人的集合體，斷以不同標準，便不難判其優劣得失。從組織上說，一般政府的職務，不適宜運用強制力以執行國家意志，而所謂「國家意志」原是無形無體之物，往往為特殊統治階級所假借所支配，即是全國政治的現狀。在執行現代國家中，雖不開政權如何，權力誰歸，定的政府和官員，在代表「國家意志」上，除法律上或政治上責任外，不再向人民要求相當程度的責任和信任。當然，所謂「國家意志」不是個體的舉動，而是特殊

的結晶品。十餘年來若若一定目標，負起建國大業，其後便不使悲觀者流所描寫的那樣形勢，也沒有官方所諱頌的那樣可觀，然平心而論，一般無節無依的青年都不因一二政府中人舉止不當，或因當局一時對外措置失宜，而對整個政府發生懷疑，更覺破裂。須知現今中國不能片刻缺少強而統一的中央政府，以應付空前嚴重的困難。偷強而統一的政府現已漸漸形成，大家復加阻攔，斷其生機，在國家民族利益的軍線上，怎麼也說得不過去。

國家與政府有別，是現代政治

重一談。往往因為有了這種震懼，某官員開槍了學生，致使整個政府遭受譴謫；政府防罪了學生，甚至國家亦難維持。因此，國難以來，智識青年受了一點刺激，心裏便充滿着對舊政府的憎恨，對政府措施極無意識的反抗。這種心理的障礙，就使過去所講不識現狀，尤其是左傾黨派，拿來勾引青年的手段。民國以來的中國政府，總是軍閥官僚支配的，軍閥仇視民衆運動，官僚抱持技術主義，而智識青年的懷疑當局，軍閥上無可避處，尤其在外侮日亟的潮流之下，更是憤懣自禁。此役以後，國民政府却是犧牲無數青年便流血的革命的結晶品。十餘年來若若一定目標，負起建國大業，其後便不使悲觀者流所描寫的那樣形勢，也沒有官方所諱頌的那樣可觀，然平心而論，一般無節無依的青年都不因一二政府中人舉止不當，或因當局一時對外措置失宜，而對整個政府發生懷疑，更覺破裂。須知現今中國不能片刻缺少強而統一的中央政府，以應付空前嚴重的困難。偷強而統一的政府現已漸漸形成，大家復加阻攔，斷其生機，在國家民族利益的軍線上，怎麼也說得不過去。

資格承認；又所謂「信任」不是無意識的盲從，而是充分權力的賦予。廣的政府，既宜擴張，而不宜橫加禁錮；嚴的官員，僅可嚴勤，而不可橫施強迫。關於選擇平常極濶的政治原理，以往大多數青年從未加以深察，現在禁錮成慣政府的心理了。迷信無政府主義者認政府為萬惡的淵藪，傾心共產主義者斥政府為壓迫的工具；而解自由主義者亦視一政府為萬種的障礙。其實，這一種人的心裏還是憤恨，還是反抗的決心，無時不在擴大政府與人民間的隔閡，他們所求的是和平統一的新旗幟，所盼的是團結禦侮的口號，結果所弄的是助長國家分裂的把戲。感嘆這可憐心！

第一：青年學生以為自由祇用於朋儕和衝突中求得，是另一種的傳統觀念。他們本來理想不足，見異思遷，亦閉自由之名，不免神迷；身受社會束縛，繼續趨避，仇視政府，用意則在爭奪自由，互相傾軋，也何嘗不為此？「五四」運動以來，「自由」一語成青年的口頭禪，醜態太甚，日益流傳。到了後來，許許多多青年要求，幾乎無不強自由之名而得口實。殊不知自由祇能實現於有組織有紀律的社會之中。仲張小己，抑壓團體，無所謂有組織；盲目放縱，恣行越軌，亦無所謂有紀律。青年人活於感情衝動，思想舉止易趨極端，一遇着調和折衷的事態，便引為不滿或不滿意。所以，處在動盪中的中國社會，好高騖遠的青年，每每是抑鬱憤懣，總覺得無處展其抱負。因此，往往不顧現實，微事發，潑起一片熱誠，釀成大大小小。

發，青年力量的培養。

也許不是政府壓制青年的自由，他們自己豈不是互相壓制自由嗎？依我個人觀察，自由之為物，絕非出自國家的，乃社會觀事者所決定的。在現代社會上，生存的理想與生活的準則，是團體的兩面。前者是自由的實現，而後者是紀律的施行。修改自由，而不慎取。便是捨本求末，人如此，則社會，既有矛盾，分崩和瓦解的現象。我國一般青年之不了解自由的真義，是團體生活的致命傷。報紙有小己，而不知團體，一味恣縱已慾，莫節制個性，什麼紀律，什麼團體，一切皆備具文，既不受命，又不能合。平時組織，謂大小團體，說說烈烈，熱鬧一團，還是系統靡靡，意見紛紜，不問外力壓迫而罷，便因自身懈怠而休息。近十幾年來，學生運動常常下來這般觀察，如今急得強強，智識青年要求此自由，首要達到有組織有紀律的現代生活，養成自律自律互敬互助的團體精神。欲實現真正自由，又須有費力獨立意見的職業，切勿過離感而抹殺自己的主張。我願以爲今後學生團體如果做到組織民主化和行動規律化，終久便會把自由從生存的理想進為做人的實踐，而成為一般青年生活的中心準則。

發而後後，上述的兩項普遍誤解（或兩種外誤心理，如今尚仍無法修正，莫說在民族抗戰期間，可以成為極其危險的因素，就是在平時國家的分裂，也可以由此促其形成。二十餘年來，學生運動是增進國家的力量，還是消滅國家的力量，確是一大疑問。論其採取的方法，不外口說，點點頭，謂謂，示威等一途。這些方法除官洩青年的情緒外，並不是沒有別的作用，如激發國人的愛國心。擊破當局的責任觀念，及制止少數人管國的架頭。然超出這些狹窄的作用以外，便更見有若何實效可言。愛國是主觀的情感，救國是實際的工作。以往青年愛國有心。而救國無力，雖經有功，而流於不義。最近一時的政治運動，容可見效於頃刻，雖經成功於久遠。救國之義多端，不一而足，但歸結起來，現今中國青年，個個都有不容推卸的建國責任，放棄這個責任，便會辜負全國的期望。

抗建問題以來，國內一般青年都會增加責任，奮發行動，對於國

情的宣洩。這種感情，讓其在正常軌道上流轉，或者是青年意志的奮

事應有極大的轉變。前此雲戰時者其後頭應於培植國力的實際工作，以往德政府者亦一致走上這統一的光明大路。在後方，在前線上，在戰區裏，又在空軍中，無數青年曾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

為抗戰建國告文化界

張起鈞

一、

我國是個貧弱的國家，百事不振；同時又在極高壓制之下，大有欲亡之勢。但是自抗戰以來，突飛猛進，各方都有驚人的表現。非但未遭亡國之禍，並且在蘇土相繼淪陷之下，人心反倒振奮，國力反得增強；現在已儼然成了一個強國了。甚且使那些回國謀我的，都相與驚懼，深怕我一且抗戰結束，飛赴爭雄，不再聽他日之宰割了。以那樣衰弱的國家，遭到這樣巨創，沒有淪亡，而反蒸蒸日上，擁有強人的威力。這真是甚麼緣故呢？這全是軍民各界，戮力同心，團結一致，而各發揮其職能的結果。這時們心自問，我文化界的貢獻又在那裏呢？其貢獻是否便與此偉大的抗戰，相匹敵而無愧色呢？對於建國的使命，是否曾盡了所應盡的力呢？這是不不可不教的。

國家乃是一個渾然完整的機體，要健康良好，現就全壞，絕不能有個例外長在北間，設有一方癆、腐、破敗，不能相應，就要如車折一輪，走不好了。所以各方面都須有相應之平衡發展；而尤要緊的，却是文化。文化之於國家，就如同骨髓之於人體，神髓充沛，則生氣勃勃，功能活躍；而若骨髓之衰頹，氣滯神昏，精神無所依託了。雖然動一時細節，終久也必要像疾風暴雨的不格朝而逝。這在歷史上屢經不輟，請看家元盛時，席捲陳臨，武功威力，可古無比，但不到百年，就自己分期難折。退回漢北，無聲無聞了。至於滿清入關以後，更混雜為人同化，失去了自身的存在，雖然要毀壞元之退回漢北都不可罷了。再若漢唐等盛世，他的武功豈沒有元清那樣盛，但是都未能維持幾成武，雖然而立的有數百年之久。這一盛一衰的緣故，就都是在那

事敗，往事且莫提，今後我國青年果能從奮鬥中努力，向現實中退避，由浮雲而沉澱，由微燄而燦結，誠不愧為建國的先鋒。民族的新生命！

文化。由此看來，文化對於國家民族之興廢繁榮的力，真是太大了。

文化是一個抽象概括的名詞，他所包括的範圍極廣，例如一切日常軍用，及生活方式；等都是，但他的核心却在藝術，學術是人類精神活動之結晶，是文化中之精品；他能指導思想，範示行動，而為人生之所依託，並且論一個民族的進化進退，也祇拿他作標準。這樣看來，我文化界人士所負的責任，是多麼重大！我們要是真能盡了這個責任，那幾流風俗，威武雄壯，我民族之興盛發展，是必然的事。不然，則家破國亡，滅武絕世，也不過行屍走肉，是一個無靈魂的巨人而已，結果必仍要回到那腐爛弱之狀態。而要獨立建國之大業，又那得而能？這樣些微的關鍵，這樣巨大的責任，就都在我們文化界人士的身上了！就落在我們的身上了！我們應該如何的警惕自奮，應該如何的振作努力！

二、

現在看一看我國文化界的現狀，究竟怎樣！能舉此偉大的責任嗎！說到這裏，真令人悲愴，真我們的理想，相去太遠了。試看自抗戰以至今時，其談論，能擊服人心的，有多少！偉大的學者，他胸中必有極深極廣的體系，滿腹有素，然後觸事有感，發為議論，是以其見解自能深遠卓絕，令人折服。而現在文化界所表現的，却大半都是任意割裂，零星一隅之論。不用說沒有體系，就是求其前後所言，能自圓其說的，都很少。甚且即於一篇之中，也難貫通無懈。可是社會上竟還把這殺人毒藥為名士，而傳誦他們的作品，豈不可哀！這要

是所說的是想其見地還好，但是其內容又多為雜文筆墨，空泛之者固而已。比如論政府；有的主張民主，有的主張獨裁。至其民主獨裁，這兩個詞所包涵的實況如何？二者是否有相通的地方，却一概未嘗探討，這實在是屬於名相，而不知其具體了。假設於名相一端，能推理而論，發理頗大，那也足以開拓真理之一面，而於學術有所貢獻，那容不是好事，所奈事實並非如此，而所說的，都是感情立場之發洩，根本就沒有誠實來探察真理。所以喜歡民主的，就說：民主好，惡感行，至於究竟如何好法，却不知。那喜歡獨裁的，也如此，原其其心裏所能想的，獨裁所能說的，只是一好就是好一而已。至於所以好之故，及是否另有更好的法，即一概未曾想到，縱令道之，也是無而不成，論而不精，而想求深思普應，體系思想之論，實是在不可得。咳！膚淺至此，真是可哀！

上面所說的，還是議論；至於所謂學術，則尤其失掉。應有的精神。現在學術界治學的風氣，不外排比、考訂、註釋、譯述……等。說一狗到迎狗，這都不過是在狗人的精神中尋天地而已。他的方法雖稱精密嚴整，合乎科學，但是那看他的旨趣，那他又與從前對着四書五經三傳，舉節而說的，有何分別呢？論到研究，即是想頭要緊，要窮調查，找那合乎預定的範圍的，抄下來，然後排排敷衍，排成稿稿，就稱爲研究作品。咳！這真是把人當作機器，而拿研究看作填表了。然而時人竟視爲這唯唯一研究的方法。豈不可悲！縱令若此，假如真能搜搜著察，致力於廣大之非道，那也是很有價值的。工作，然而時人却每每索隱行怪，作些無關宏旨的小題目。因爲其甚怪無人過問，方可硬提出一下小風頭。嗚呼！治學之道，就是這樣嗎？假如從孔子，那幾位以來，做學問的人，都是這樣，而不求從事偉大的創作，那還現在的人，疑彼特出、考訂……研究，又拿什麼東西來排比、考訂呢？！研究呢？我們也知道，爲了研究後學，不能沒這級無名英雄，但是作學問的若都如此，則學問的前途就將沒有進展可言。

尤其令人痛心可憫的，還在學人之學而自用，妄而不知自誤。現在國內學術界的貧乏，原是無可諱言的事。所謂有名的學者，也不過

披拉轉述他人的學說而已，這是我們所應引爲自慚的。然而竟有不知自慚，而反拿來自愛的。咳！這眼光是多麼的狹隘，自視竟多麼卑賤啊！作學問的人那能每個個都有偉大的創作，其披拉轉述，原只是中事！本不足怪，但是却要有自知之明，比如研究學術的，必當知道有個個格調在自前面；並且還要心和他競爭——這格調那也，我也也是人，爲甚麼我就不如他那樣博學，整天困在他的理論中，不能自拔，豈不慚愧嗎？——這所謂當仁不讓於人，然則學術方面進步，應有個人也才有希望。現在許多治學的，却不知這理；假若稍對其學說有片段的了解，就驕傲自滿存可一世，竟彷彿忘掉了其冠有高乎自己的那格調了。這般人復依賴此種傲的幻覺，而以當代巨子自居，彷彿自己已在學術方面就可以代表中國，其實真能代表嗎？這我們也不必辯論，假若他是一位研究政制的，就請他爲中國立憲定制，看若是否能有百年安穩之深謀？事實上不僅無百年大計，就是其針對時弊，切實實用，恐怕也不肯。然而他們還彼此推許互重，一核如肖骨，假若彼此所見有相同之點，就彷彿良馬經過伯樂品過一樣，而價值不易的真理。本來良馬是應該由伯樂來品題的，但忽忽誇贊都不是伯樂呢？假使有新聖人出來，只要輕輕的駁一句，那麼就其能捧得這般人的一股熱度，又有甚麼價值？所以我希望我文化界上，全部能敞開眼光，獨察中外，縱觀古今；千萬不要忘掉那些偉人可事，而以一己的小成自驕自滿。

三、

以上還是零星談論，至於論到整個的文化問題，那更是難得。現在我國文化，就體上說，是屈居在西方文化之下，而來尋做取效的。本來我國文化作傳不進，幾乎成了僵死；而西方文化，又多有我未曾發覺的部份，是以不論者誰好誰壞，我們都應對西洋文化有所取效。但是取效，只是取效，却非西化。所以要在取效其長，以補我短，而使我國文化重新光輝，發揚光大，對世界作新的偉大貢獻。絕不可拿西化作目的，亦絕不可拿西化作爲發達我文化的唯一手段。然而時時竟有拿西化作目的，並且還主張委委西化。

我們要以西化爲目的，也可以，但必須西洋文化完美盡善，足爲吾人法才行。可是西洋文化並不如此，尤其發展到現在，越趨露出，自取不得，又難維持目的，而一味的完全去效呢？

或者說：文化的類型是一個。總看各文化所含的成分相同——就說證明。現在西洋文化，比我們發展，比我們進步，所以打算效法我文化，自然要以西化爲唯一的一手段。則若西洋文化既沒有達到發達盡善的地步，可從此阻我們的文化來，則各方面都效法我們的相應各部門；同時在其外，我們又沒有其他新奇的東西，這樣看來，又那能不以西化爲一目的？

噫！這結論太卑淺了，若那樣這樣，那還須再更改造文化的大任務？東西文化的發展，誰能誰後，現在不論。（例如按樂激派先前的言論，則我國文化是比西洋文化更進一步的發展。）假使皆可因爲所合的成分同，就斷定他爲同一類型，斷定他是應着「一條路線發展」的呢？你上會告訴我們：原子和相的東西，僅因爲其排列的形式不同，而可成爲性質大異的物質。死寂的物質，尚且如此，何況應着「時」、「空」、「人」而變化的文化？然而今定基於種種說，而建立「西化爲唯一手段」的論調！其腐澀齷齪，也就可知了，這真是「舉國哀鴻」，而不值與之細論的。

至於以西化爲目的的言論，那實在是西洋的東西先人爲主，然

建國在抗戰的時候

戰爭是一個最不幸的事件嗎？是的。古人說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這該是一個多麼慘痛的事件。尤其是現在運用戰爭的今天，戰爭的慘禍比之千古戰場文字所描寫的程度還要過千萬倍！所以古今中外一致反對戰爭，詭譎兇惡，希望戰爭永恆不再出現，以確保人類的和平。然而戰爭始終是不可避免的，在強暴者的一方面利用戰爭去蹂躪弱者土地，以擴張他的勢力，愈發揮其戰爭的威力，愈足以顯其侵略的野心，至於戰爭弱者一切殘

後再跟強者來宰割中國的東西，宰割而合，就說中國文化中也還有這種東西；宰割不合，就說中國沒有。而其宰割強弱其技的，就說茫然不覺。而說此外再沒有其他的東西了。再說強者惡弱者，乃是相對的，今既先入爲主，隱然奪西卑的在衛身之標準，那說中國自然一切都不知西卑的了。在這種種難下來，更不敢談明善，而論西化作理想呢？現在既選「非」來說，假使他們所說的完全正確，而論西化事實上亦不能與西卑的聯合；（時人說是由於精力，實則精力僅是其中一端；其他如其人的精神特性，其地之物質環境！……等都是便得不能完全合一的原型）又曰西洋文化亦非盡善盡美，本來不足法效。俗語說：東法乎中，僅得乎中，現在爲什麼無志氣去自創宏偉體系，而竟以向作爲滿足呢？

又有一般人，也覺得有自創文化的必要；但是他們並未能脫西卑的窠臼，而以爲只要搬一套西卑貨，稍加排雜就成功了。如果是這樣，則縱令成功，也不過是西卑文化的一支，而與英、德、法、……等相去遠而巳。那又那能說我固有之光輝，而對世界作新的貢獻呢？再說文化園地中，又何曾添進這一支呢？

嗚呼！我文化界爲什麼沒有偉人振奮而起，來打破這腐爛頹喪的局面？要是長此而往，那豈無怪手要嘆息：「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未完）

喻亮

暴的行爲，他是無所顧忌的。反之在弱者的一方面，自己明知實力不夠，不足以抵禦強暴者的侵略，雖一再含垢忍辱，猶猶不能獲得強暴者的寬心，終於成了繩上之肉，除了已有背脊骨一，出而應敵，那末，還是爲求自由而立的先行而戰，除了在強烈的砲火之下和強暴者拚個死活外，還具有一種精神上的鬥爭。那怕能達到最後一滿盆也很願意，因爲這是不不得已而可避的事，唯有痛痛快快的幹，才可以打開一條血路，重行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所以那格爾說：「由戰

爭奪面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新的世界」，他對戰爭是這樣的稱頌。

我們不是文化落後地殖民教的阿比西尼亞，所以抗戰一年多，不但沒有亡國，而且增強了抗戰的力量，我們越持久，敵人越受到了重大的打擊，這更證明我們有了長期抗戰的能力。打一年多，敵人更忍耐不住，打到兩年三年以至百年，敵人便會疲弱而趨於崩潰，像俄國中國云乎哉？再說最近的國際情勢來論，更足證明我們的抗戰是具有重大的意義，是帶人類進化的史實重新作新的古價。國際間既沒有切實地實地維護和平維護正義的中心組織，誰也不願出面去制裁侵略者的行動，尤其是今天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爲了自己的利益不能採取高壓手段去制裁弱小的利益，什麼公道正義不過是強暴者欺騙弱小的名詞，有誰敢替它去下一番工夫呢？我們是同一血統的中華民族，所以我們才能發動全民族的抗戰，而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不但具有數千年來的文化不至於亡國滅種，同時并能對付敵國外患之中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這更證明我們是最優秀的民族，比之捷克，義理則更。任何一個國家如欲自強自立求生存，必須自強能力足够強健始可，試看捷克始終依賴英、法、蘇的援助，始終推遲開戰，然而我不知不覺之中，受着國際環境的牽制，而痛萬分的慘痛。由於這個軟弱，使得每個中國人認爲世界上任何國家沒有真誠去幫助那一國，同時更知道國際幫助的程度是微乎其微，那末，所說的足誰？還不是自己麼！

時至今日，抗戰已經打了一年多，眼見着英美日和和平兩派瓜分的慘劇，而有種種代辦方提議協定的反自取危殆，從此以後弱小的者永將以此爲廢棄，六國再斷變好這種種和平呢？由於這次當局變化的結果，使得每個中國人受着強烈的刺激，既有繼續抗戰下去，中國才有出路，這足以激發我們持久抗戰的勇氣。這一層既然認識清楚了，那末，就要問此時此地我們所需要的是什麼？才能從抗戰中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呢？依我個人的看法不外列三點：

1. 我們要有國家是至無上的意識；有了這個意識，我們才能知道爲了生存，祇有在國家這個組織之內，傾軋政府的指導，從事於全

民族的抗戰與建國。我們既是全中國的一份子，爲了這個民族國家的生存，才願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國家，犧牲自己一切亦所不辭，這個犧牲的代價是救自己，既然救了自己，怎麼還有人在自己自由的團體裏面來分裂自己呢？既派推來成見，結詞團結，那末我們就事在行動求統一，以行動去發揮團結的力量，爲什麼正在抗戰最緊急的時候提出民族統一體制的口號？我們的國家既因抗戰而逐漸趨於統一，這是自然的趨勢，難道有了這個口號就可以促進國家的統一嗎？而且民族統一體制的名詞多少有些脫不通，統一云者，即在並一的神中表現出一個具體事實的行動之謂，無疑沒有分離的意識存在着，屬於統緒云者，則應有多少地位存在於其間，隨時可以結合於一處，隨時可以分離之謂，兩者用於一處，實屬自相矛盾。抗戰已經一年多，這就够不容易，我們怎能再作自己內部的打擊？如果對內打過過重而過重不免發生無謂的摩擦，足以削弱抗戰的力量，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試看現在南北各戰區裏面，敵人利用偽組織的用意是什麼？不就是想分化我民族團結的力量？我們是要求生存而戰，難道在求生存之中而反使敵人分化之計而自促其速亡？所以我說如果我們要在抗戰中建國，就得有國家是至無上的意識，以增強我們的力量。

2. 我們要有抗戰到底的堅決意志；爲什麼抗戰？爲的是求整個民族的生存。因此不得有巨大的犧牲與以換取最後的勝利。蔣委員長曾說過：「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然這已到了最後關頭，則應該最後一滴血亦所不惜，我們根本沒有殘存畏縮的觀念。試把一年來抗戰經驗檢討一下，就可知道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在第一期的抗戰中，敵人很強健的進攻平原諸大都市，但在平原上未曾佔得許多便宜，他所佔領的地點只是交通線上的重要樞紐，交通線外的地方空蕩，仍在我們的空襲中，隨時有強襲各大都市的可能，敵人至今已疲於奔命，窮於應付。在第二期的抗戰中，台兒莊的空前大捷，至今敵人感嘆驚軍事的棘手，其後我嚴守徐州，但敵人的實力目前已耗去大半，直取鄭洛之計未成，而「皇軍」已萬分所困。在自前第三期抗戰中，敵國直取武漢，揚難而過，雖以全力攻取富田當家驕，但我等幹部都雲集武漢近郊，採取重圍之勢，在最近兩個月來敵

人在長江兩岸，無處不愛我的家鄉，枕戈待斃，功不補息，但敵人仍就搖搖不穩，孤注一擲，以作此最後的打算，這種是最冒險的行動。難道我將遂成棄，我的抗戰仍照樣的進行着。試問敵人的實力，到底最後地步不趨於絕滅呢？何況我全國各被壓區早已普遍着偉大的激奮，激奮不足以致偉大的死命嗎？我敢說如果有了抗戰到底的堅決意志，我們豈斷然有效的。

3. 我們要有建國的能力：我們現在正邁過着有史以來的困難戰爭，並且在戰爭的過程中從事於建國的任務。這樣偉大艱難的任務，決非較短期內所能完成的，因此要集中我民族全部的力量，而達成精神上的團結，換句話說，我中華民族一切理智的努力都集中在這樹偉大的時代風潮而完全表現出來，舊的社會要因抗戰逐漸趨於破壞，新的社會要因抗戰而重新建設，從破壞至建設的當中，舉凡足以實踐給我民族抗戰建國的需要的力量都應該完全發揮出來，那末，我們才有最後勝利的可能。我們深知此時此地要救中國的危亡，非從根本上改造着手不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就是：(一)如何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化問題。如果我們的文化優於別的民族的文化，那末，我們的民族一定是發達的民族，而後致受他人的宰割呢？從這以後，我們要提高學術研究的精神，要促進科學的發展，要革新教育制度的改革，要建樹國民道德的基礎，這樣，才能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化，以奠定現代化的國家的新基礎。(二)如何建立民族哲學的基礎的問題。每個國民如果有了現代化的頭腦，才有現代化的觀念去組織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為了爭這個民族自由獨立的生存，因而重新這個組織的綜合力量，而為國而奮至死無上。在這個抗戰時期內，不論前線與後方的民衆均能從事於民族組織與訓練的工作，擔負起抗戰建國的責任，這是

「國際均勢論」乎？「國際陣線論」乎？

鮑光祖

證明我民族已經有了民族國家的觀念，完成人民留心政治的習慣。從建國民族哲學的基礎，再建新的國家。(三)如何使國力高於一切的建國問題。在這個抗戰時期，國家的權利高於一切，軍力高於一切，政治權力的轉變適應適合於戰時的需要，軍事上以絕大的便利；同時金固有志士踏着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組織民意見以獻政府，那這民意機關的設置由那有普通到鄉村，使一般民衆有了共同的意見，以便進民主政治的建立。這樣，以民意機關有政府，俾政府發揮強大的能力，而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四)如何完成生產建國的問題。現在許多工廠和實業均向內地移動，政府應乘著這個機會，幫助他們除去困難，且謀交通的動機，實業的開發，和新興工業的建立，務使一切生產組織均適應適合於國防上的需要，俾能從事於一種計劃有組織的生產建設以發展社會經濟，發展抗戰結束後，我們新的資本之下，實施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生產與交換制度。俾一切社會的利益相調和，一切利益歸於國家。凡此有關於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我們都應當在抗戰中求出一個新的認識，把這些個新的認識，轉譯我們的理智，發揮我們的力量，完成民族精神上的總動員。這樣才能從抗戰的過程中重新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

戰爭是一個最不幸的事件嗎？這是值得我們的估計的。我們是個弱國，為了千孫萬子孫的自由與幸福計，我們不惜任何犧牲；為了進行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計，我們更應在抗戰的裏面發揮我們的精力。這樣才無負於這個艱苦的同盟軍真正在和敵人作血戰的志士！波蘭和土耳其的復興都是在被壓迫中舉國的好例子。請共同聽，請從此起！

廿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昆明

最近關於中國外交路線問題引起各方之辯論，討論的文章很多了；然而正因為討論者多，我們更有出來談談的必要。

本來這問題是不必討論的。臨盆代會之抗戰建國綱領對外交路線已明白規定：「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國者及

民族，為世界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冀其擴充。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對於世界各國親善之友誼，當益求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政治組織，及其內政及外行之為。此項公約之條，應待各黨各派各階層之贊許，並未引起反面之批評。但目前之外交理論上有兩種極端之觀點不同之理論，相左爭辯。一派是「國際均勢論」者，一派是「國際陣線論」者。前者認為國際只有純粹的利害關係及力的對比，並沒有以思想而構成的陣線關係。吾人不應相信「集團」或「陣線」之類的名詞，從而輕信多樹敵人。後者認為目前國際關係有兩種最顯明而對立勢力存在，一為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團，一為英法蘇和平集團，吾人既處於被侵略之地位，當然應站在和平集團之立場反對侵略者。此兩種對立理論，皆足以影響我們的外交政策之進行，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從根本上說，相反之理論，在邏輯上有相類的地方：否則不能構成對立關係。「國際陣線論」並未根本抹殺「國際均勢論」。而且包含對方理論之一部份，反之亦然。今日之德意日陣線，以要求世界再分割，擴充其本國勢力為目的，鈞審相同，所以訂立反共協定，互相勾結。若無利害關係，則陣線何組成？陣線論怎樣抹殺均勢論？若一昧不顧事實，因服空話，否認國際陣線之存在，則近年來德意日之冒險舉動，豈能全無聯繫？均勢論怎樣抹殺陣線論？若從上說，兩種理論表面上似乎衝突，本質上並無矛盾。但國際政治問題之探討，不惟止於邏輯上無矛盾，即實際解決，應進一步探討其具體關係。

德意日陣線之存在

先以敵人日本之國際關係而論，則可以看出其法西斯陣線是統一的事實存在者，不容置疑否認的。日本立國但在經濟上依賴外國之原料及市場，即其政策及軍事之推進，亦完全依賴德意法在歐洲呼應，深期英蘇在東亞之力。我們試假定日本在歐洲沒有盟友幫助條件

利於英蘇之行動，再假定東亞各對立勢力之關係如同今日一樣，我敢肯定的判斷，日本絕不敢悍然對中日戰爭。最近日本將家具島兼三郎氏發表一文名「國際關係與大陸政策」，歷述年來日本在國際上遭遇之危險，都幸賴德意二國在蘇聯之動作而得平安渡過，化險為夷。其結論坦白地承認：「動搖了反共協定對英蘇二國所發揮之偉大牽制力，談不到大陸政策之行動。」敵人勾結好了幫兇，對我實行牽制，我們若還不清事實，一味閉眼說「陣線是空詞，是幻想，大概是自欺欺人吧。」

英美法蘇陣線？

德意日三國要打破世界現狀，實行世界版圖再分割，其性質是擴張的，進攻的，破壞的，所以對他們三國之勾結是緊密而堅定的。至於英法蘇四國是要維持現狀，至少目前的企圖是如此，故其外交政策之表現是消極的，守勢的。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是以退為進的，所以四國間之聯繫並不緊密穩定，也沒有結成集團和陣線。

先以英國為問題之中心，則可以發現所謂和平陣線各國間之關係。英國之殖民地及投資遍佈全世界，戰爭若一旦爆發，英國將先陷於不利之地位，所以她對於現狀之維持，糾紛之消弭，最感興趣。她不能加入任何集團或陣線，致使國際間之對立尖銳化。我們在前任外相艾登及現任首相張伯倫多次談話中可以看出英國不願參加陣線之對立。實際上英國過去努力維持國際間之力的均衡，希望有均衡之局面以求生存。法國過去對於英國威脅，激越她的目的，在於使她更加努力安定現狀，以圖擴張軍備。

自艾登去職，張伯倫以另一新的外交方式出現，與歐戰國竟敢取協定為張伯倫外交之特徵。但其政策之本質並不是「一味屈膝」，張伯倫之步驟雖是現實的，在現實的外交步驟的後面，却隱藏着一個相當宏偉的理想，這一點被一般人所忽視，應當特別提出來。張伯倫的理想，要求調整全世界，至少全歐洲的資本主義的機構。為達到這理想目的，不得不採取投現實的外交步驟，先防止各國間之軍事衝突，再緩和各國間之政治對立，再進一步以英國之偉大的金融力重新調整

本主義國際間之經濟矛盾；最後一階級，從經濟上着手，是比較根本的。如果行不通，其政策必歸失敗，戰爭難免延遲。在德意志之國家資本主義 (State Capitalism) 已經走到末路之今日，張伯倫之政策有被接受的可能。張伯倫是一位實際經濟家，調處各國間之經濟關係，為安定歐洲之根本辦法，他當然知道。德意志對德之解決，張伯倫已盡了防止軍事衝突之能事。慕尼黑會議成立之阿國協定，張伯倫已做到緩和歐洲國際間之政治對立的初步工作。張伯倫正在努力以慕尼黑會議之結果為根據，從而調處歐洲資本主義國際間之政治關係，向著安定歐洲之目標邁進。(如使進法德邦交，實施英德協定，準備英德談判之類的工作。) 以調處資本主義國際之經濟矛盾為理想的張伯倫政策，現在正一步一步的順利前進。現在有人以為前任英外相麥登之政策是理想至極的，自張伯倫登台，對麥登備安全詞以後，並沒有按照若一步原則進行，不過是依照現實情況，在標榜中討生活，所以稱張伯倫的外交政策為「現實主義的」。不錯，張伯倫政策的步驟，確是現實的，但最現實的當是最高理想的，無現實之步驟，不能達到理想之目的，無理想之目的，亦抓不到現實步驟，吾人對於張伯倫政策之價值暫不批評，但名張伯倫外交政策為「現實主義」或「屈辱主義」總是不妥的地方。

據說事件之解決，四強協定之簽立，表現出英國在歐洲之領導力量，具有領導力量之英國，其立場既神祕教而不堅定的法荷陣線方面，而忽視東洋之德國，其國內孤立主義方興未艾，所謂英美法蘇和平陣線，將以其疲弱為礙而崩散呢？

所謂下應考慮的問題只有法蘇關係。原來法蘇協定，法捷協定，蘇捷協定或一個防守性的三角同盟，三個協定構成三國間的連鎖的，有機的組織。這次德國侵略捷克，法國未履行條約義務，蘇聯亦因法捷協定中明文規定必須法國先動，蘇聯方動。結果法捷協定，蘇捷協定之有效性完全喪失。歐洲這三角連鎖關係斷了一環，同時蘇捷協定復為東歐公約重要因素之一，其價值今因法英國約之重要意見說：「法蘇協定是否尚有價值，已成疑問。」確定其時。吾人猶能記憶，

當英法進行軍事合作時，英國極力勸說法國放棄法蘇協定，或波海法蘇關係。英國保守黨人因其所代表之階級利益的緣故，一向憎惡東亞蘇聯，如果法蘇協定取消，德國向東歐放火去，或波茲蘭，保守黨人不會反對，甚至暗中贊許，只要英國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能保持安全。慕尼黑會議之結果，四強協定一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條約，也不過是四強相互間的暫時的事實上底諒解，並不是安定西歐之穩妥的因素，但蘇聯已暫時被排除於歐洲政治舞台之外，蘇聯在歐洲之力量，各國亦不取不取，然而此會主調與資本主義國之經濟更趨複雜化了。

綜合言之，德日以反共為名，聲言為實之陣線，亟亟緊閉而堅定，而英美法蘇國不過在道義上有一共通之感存在，不惟稱為陣線的。總之，因德意對德不能否認已經存在的事實，德意日陣線；而國際陣線若因國際關係為固定之兩大聯盟，將成為死板而單純之機械體，那是不足以觀察複雜之國際政局的。

反共協定在東亞

抗戰之初期，國內有一部份人士懷疑反共協定在日戰爭中是否發生作用？實言之，德意日陣線對中國問題之態度是否一致呢？當時這個懷疑是有相當理由的，因為德國在蘇聯擁有很大之利益，日本對蘇之軍事侵略，實際上威脅德國在蘇利益。現在不必細說了，反共協定不但幫助日本對蘇之牽制力，到現在這協定對日本已有直接的輔佐功用。在九國公約會議席上，意國充任日本的代理人，德蘇相繼承認「滿洲國」，德國調回在華軍事顧問，禁運軍火來華，她們相互間已獲得事實上底諒解，對蘇態度漸趨一致。最近我國駐德大使魏天放氏歸國提供報告說：「德國對我之態度，依抗戰形勢而轉移。假若漢口失陷，德意也許不承認國民政府，而正式承認北平傀儡組織，是很可能的。」

英國與中日戰爭

英國無永久之敵，亦無永久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列強在歐投資，英國居首。中日戰爭爆發以後，英國為保全其在華利益，很想

出而調停，她一方面不願日本獨占中國，而另一方面又不願中國戰勝日本；因為日本如獨占中國，英國之利益將得漸地排擠出中國之外，甚至連在東亞之殖民地亦將受日本軍部力克之威脅。若中國戰勝日本，中國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強國，英國在華特種權將被取消之危險。她所希望的是中日妥協，最近英國一部份開明人士頗能看出中國如與蘇聯日本之後英法兩國之極端有被取消之可能，但英法兩國之在華利益，將在一個中英蘇關係之下再建立起來。但是英守舊及海軍人士固執其本身具有之帝國主義性質，却持相反見解。蘇俄海軍人士高仰視日之調，大黃木蒙認爲日本在東亞中國之後，仍需要英國之庇護，以遂開辦中國，這種見解在英國上層社會人士中頗爲有力，致使英國對俄之援助減低其強度。南京失陷以後英國與日本談判海關問題，及核對贖借貨款事又被議會否決，這兩件事若連串起來看，極地注意，象俄若其種預兆。當英日談判中國海關問題時，引起我國之驚訝，倫敦外交總發言人聲稱：「英日之談判極其秘密，英日兩國對於中國海關之糾紛，並無犧牲三不之意。」「但道」「第三者」終於被漢親。近來英國之政策是在中國戰勝或日本戰勝之兩種可能性上，考慮其自己的利益。總依照這幾天特之變動而決其必要的措置。去年十一月李鴻章在中國協會年會上曾說：「英日兩國在華都有過氣之餘地」這句話到現在仍不失其意義，值得再三玩味的。

德捷糾紛之解決，捷克顯然被張伯倫犧牲，英國在捷之利益與英國在華之利益，雖有數重與程度上之不同，我國的外交策劃該對英國提高警惕心啊！

面子 (獨幕劇)

劇中人

左太太

服。

左太太 一個富強人家年輕美貌的孫媳，年廿五六，穿華麗的西服。

藍英 左太太忠實得力的僕人，年二十，聰明伶俐。

蘇聯與中國

中日戰爭過程中，蘇聯因其內部原因及國際上無合作之對象，故難於參加中日戰爭。去年冬天有一個謠言，做說英外交都向莫斯科當局提出一個秘密密文，開蘇聯是否願意參加一個對俄國穩定的聯合對日割讓。莫斯科報發表出一個反響，問英國是否願意保障蘇聯西伯利亞之安全？結果英國的回答是個陰險的沉默。我相信這做說確實的。當尼思會議之後，法蘇互助協定之廢除，以決定其政策之四強協定非正式公約，對四強無約束力，但蘇聯在歐洲已陷於半孤立狀態，日本正在法蘭列強對於蘇聯之態度之轉變，以決定其政策之步驟。若蘇聯在歐洲陷於完全孤立之狀態，心懷最危險之板垣就敢依其計劃調動東軍南下，她其全力以攻我國。蘇聯與我國利害一致，她同我們抗戰，雖是比較可靠的朋友。現在她在歐洲所處之環境極險惡，直接參加中日戰爭之可能極其減少了，但她仍能給我們種種必要的援助。我們對蘇聯不必心存奢望，亦不必失望，盡可能的增進中蘇關係，對於抗戰將有莫大之幫助。最近國內有人主張改善中國與德俄之關係，又說：「中國如果與蘇聯，將得那套美意。」若人姑不論此種人之政治背景如何，其主張之價值若何，我們隨反問一聲，爲甚麼太願於蘇聯「怕得罪英美」，而改進中國與德俄之邦交，就不怕得罪蘇聯呢？德意日三國之勾結，已舉世公認。抗戰過程中，德意之明目行爲如幾一樣的事實放在我們面前，但德與英手眼沾着眼，並不能得獨立即對德蘇聯交之結。我國之外交路，應全代會已經確立，現在所剩下的問題，只是運用問題了。(完) 十月日

陳銓

秦雲武

劉洪發

佈景

左家的好朋友，年卅七八，誠實能幹，穿樸素的洋服。

替拍賣行打鼓的，年四十，外貌很誠實，內心復狡狴。

一間寬大的客廳，裏面有極華麗雅致的陳設品。壁上掛得有

一張好好的蛋，盤子上面有一個大鏢。左邊有一門通廚房及廁所，又門通書室。右邊有一門通外邊。正中有一窗，窗外面，窗前有雕像的木座，上面蓋着布套子。

開幕時幕幕不斷地響，一直到幕全開。慧英進來，她還沒有接電話，左太太就在廳堂中間叫她。

左太太 慧英！

慧英 太太！

左太太 慧英，記着，一直到月底，我都在旅行，沒有回家。

左太太 假如是張先生來電話呢？

慧英 假如是張先生，你當然知道，我總是在家的。

慧英 哦！（生氣）你要和誰講話呢？左太太不在家，我有什麼辦法呢？她不在家，我告訴你。下星期，你幹嗎不在她以前把賬單送來呢？（她在電話上發現送來的賬單，拿起來看。）

左太太 這並沒有接着你的賬單。（一面說，一面把賬單從那帳簿裏翻出來）好，好，你再寄一張賬單來，我替你放下。等她回來，（她一說着——）（手揀電話）不——（放下）見好了。（掛電話）對着左太太房門。）太太，那是米店的老帳，他天天打電話來，你幹嗎不理他？

左太太 （在內）慧英，看這個樣子，我恐怕一生都用不回家了！

慧英 呵，不要愁，你一定回家。你一定回家，（她轉身進廚房，電話又響。她大氣，捲起衣袖，走過來接電話）喂！你是誰？呵！該死衣服呢？（左太太此時已出來，站在門首，看着慧英。）左太太 還沒有回來，她去北戴河別墅消夏去了。我不知道她要去多久。她回來我一定告訴她。她知道這數目嗎？

左太太 我怎麼會忘記？

慧英 她說，她怎麼會忘記？——不，我的意思說，她極力去忘記。

左太太 慧英！你在講什麼？

慧英 她說，你在講什麼？——不——再見！（掛電話。）（真危險

！你差一點，使我那身體弄壞了！

左太太 慧英，你真是我的寶貝。沒有你，我早就坐監了。過去三年以來，你充分表現了你接電話的本事。我幾乎相信，你是一位律師的女兒。

慧英 在電話裏邊問他們講話，我到不在乎，因為他們看不見你面部的表情。最要緊的是要問他們講話。（她轉身進廚房。）

左太太 慧英，這是真的。一個安成的人，儘可以常常不在家。我恐怕的就是，我的債主們，也許不久會派一個代表到北戴河別墅來找我。

慧英 假如他們發現，你的頭髮，在一年以前，已經出發了呢？

左太太 這就是問題了。那怎麼辦呢？

慧英 也許我們應當說，你已經到歐洲。

左太太 這不成！兩個月，我已經到過歐洲了。現在我只好到美國來。

慧英 我現在正在那盛頓等待，或者在尼加拉瓜瀑布。

慧英 （笑）左太太，你真是個妙人！真可惜，像你這樣聰明能幹的人，居然會把你丈夫遺留下來，那樣大的家業，弄得精光。

左太太 生活上的事情，有時真難說。我從小在家，就花錢花慣了的。父親有錢，後來丈夫又有錢，我長到廿一歲，從來沒有過過一天艱難困苦的日子。現在錢用完了，我纔後悔了。三年以前，我丈夫死的時候，就替過我。他說我太奢侈了，以後家業維持不住。

慧英 我早聽他的話，我的錢還不至於花光。

左太太 這完全靠我的面子在維持。假如有一天假面具一日揭開，一般的人也會馬上輕視我。

慧英 你的意思是說，你如果不顧面子，就沒有入登報你嗎？

左太太 對了。如今世上的人，勢利得很。你對他們發誓不可以講出寒酸的孩子，要不趁他們立刻就會看你不起。

慧英 這個事情就麻煩了。面子不能不顧，但是又沒有錢。

左太太 我奇怪，我的朋友們會怎樣對待我，假如他們知道我的真像

假如他們知道，我現在全部的財產，只剩下那一點屋子的財

東西！

慧英 他們不知道，其實到沒有什麼關係。我最難受的，就是看見你貪圖富貴。

左太太 還有你的腰帶。那一個個的帶帶，我們一本一本的都吃掉了。

慧英 還有你的腰帶。那一個個的帶帶，還有那個個的，你素來頂喜歡的。

左太太 對了。我們常常在那裡上吃早餐。

慧英 你真愛穿那皮帶呀！還有那一個個的銅像。——

左太太 慧英！你沒有把個丁的銅像賣掉了嗎？（走過去把木櫃上面的布套子打開，銅像沒有了；只有兩個咖啡碟子在上面。）

慧英 怎麼沒有了？那不是掃寫西洋地獄的那隻商人嗎？我把他的銅像賣了，換了兩個煤，燒了六個星期。（兩人都笑。左太太把布套子套上。）

左太太 慧英，你以後這間屋子裏面的東西，沒有得我的同意，不能隨便賣。假如我的要，把布套子開，怎麼辦？

左太太 我本不想賣，但是那時候正是最冷的冬天，你拼命埋怨屋

子冷，我若你冷得可憐，我只好租了幫忙了。

左太太 好罷，以後再也不讓這樣了。假如你——（後門鈴響。兩人

都對聲溜門。慧英到窗而望。）

慧英 那是個拉拔的。

左太太 你趕快去叫他倒，他已經好幾天不來了。

（慧英剛要去，電話又響。慧英要去接電話。）

（慧英遲疑出去，面上顯出不放心的樣子。左太太太視一會電話，坐在椅子中間，仿若擦英的口音。）

（慧英回來，）

左太太 不在家。你是誰？呵！呵！你是來先生嗎？那當然是另外

一回事。左太太在家，左太太不在，你叫，他聽在家。當先生，

請你等一等，我立刻去請他來。（起來走兩步，大聲）左太太，

來先生有電話請你講話！（聲音調）慧英，你說來先生有電話來

要我講話嗎？告訴我我一會就來。（走去拿聽筒，仿慧英口音

）左太太說他一會就來。（趕快起來站在旁邊好像對慧英講話）

慧英，你去告訴慧英，叫他等一等，我接完電話，就給他支票。

（轉身又仿慧英口音）好，太太，我快去告訴他。（左太太坐下

接電話，用異常甜膩熟練的發音。）

（慧英）

慧英 真是麻煩得很！有時候也不能不拒絕他們。他們這些人，真

是討厭，隨便你捐多少，他們都不滿意。這三個月來，我已經捐

了五千多元？來喝咖啡嗎？好極了！我很高興會見你！那麼你

一定來？好罷，三點半來。再見，盛武！（掛電話，歇坐在椅中

。）

慧英！慧英！

太太，什麼事？

慧英 慧英，來先生要來喝咖啡！

左太太 怎麼一回事？你不能給我們咖啡和點心嗎？

左太太 當然可以。只要我們有咖啡和點心，我就可以給你咖啡和點

心。

左太太 你是說——

慧英 我們什麼都沒有。那——塊糖都沒有。

左太太 你不想辦法嗎？他不要我們就是萬幸了。

慧英 但是不帶怎麼樣，我們一定要想個辦法。你不能用你的顯

嗎？（得意洋洋地）

（慧英從桌中取出包來給左太太，左太太附及包，先拿幾塊

粉盒小巾之類的東西出來。同時慧英從她身後十分注意地看某

面有什麼東西。結果兩人發現裏面空空的，因此互相無語。左太

太把包退慧英，慧英放還慧英。）

（慧英）

慧英 太太，我在想——

左太太 不要只管想，趕快作點什麼事情。

慧英 我說，我在想買點什麼東西。（未完）

今日的重慶 (通訊)

范培琮

自去年八一三開始全民抗戰後，國民政府便移都到重慶來，於是這中國西都的小上海，頓成了復興中華民族的根據地了。尤其是最近它已成為中國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工業等的中心。無疑的，這小上海現在已變成一個大火爐了。無論你白天或夜晚走在馬路上的時候，可以看到一隊隊成羣的穿著青年男女裝的走著。那影隨和大險險，日夜奔流。那咖啡館，那舞廳，那賭場，那紅燈籠光耀得人眼作眩，那舞臺，那加有較出口一帶那些塗脂抹粉的黃髮姑娘們的翻滾着。種種，都會使你忘記了現在是非常的困難時期，是請要臥薪嘗膽的時期。但當你走到那些小街僻巷的時候，則又是一番景象，是貧民窟，是貧民窟。我深深感嘆到人民的不在用衛生，(除了極少數的有錢城外。)他(她)們的衣單、頭、面都弄臟得不堪。蓋當污得不洗腳的醜態以爲的乞兒觸目皆是，且時有槍斃者。上次政府下令說將他(她)們趕出重慶市，我以為他(她)們被逐。(他(她)們都是一些青年，都是受了唾片烟的毒，弄得好吃懶做。現在政府當局已嚴令飭民掃日戒菸，並設立禁菸機關多所。而且聽說川土公署

局自願將原有之貨售完後不再經營，和四川省政府日前電請中央鑄紙幣廠擴片。這確是一個好消息。據最近一批戒煙後的烟民，政府如能給以適當的工作，未始不可爲國家添福利；我深深在全盼着。重慶市因爲是風山爲城，所以街道是不平坦的多。在上下坡的時候，代替黃包車給人們運送的大半是轎子和馬。(南岸乘行馬馬。)四區道路的不平和水源的缺乏，重慶的水特別來得貴，一毛錢只買到十三磅的光景，對來說不是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其餘的物價價格和上漲差不多。不過，有幾種因戰時原料缺乏的原料亦轉貴，像肥皂，火柴，煤，布疋等等。重慶房屋的精造，以木板造的爲多。重慶租房的特別處是較平和的，並且一季作四個月計算，所以一租就是兩個月。聽說房租本來很便宜，現因爲避難來的人日多，房租飛漲，且不易覓！簡直是難得租到。同時每一個做館東也是住得滿滿的。關於這點，我很希望當局能快設法，最希望叫不要現在重慶的難戶們硬要勒逼回去。

十月十四日

前線歸來者的話 (通訊)

落君

昨天偶然遇到一位新由前方歸來的朋友，談起我勇將士在前線作戰的種種情形，真是可歌可泣。他說：在前線的感勇士兵，個個都是精神煥發，天天計劃着怎樣去攻擊敵人，由什麼路攻，什麼路守，和必要的時候什麼路退。差不多地都有個軍事的地點，他們都能一貫出來。他們常常在無光的夜晚，聽到敵軍只有三四里的地方去探察，鬼子總是無聲息的。有一次夜間，有一個軍同志，他聽到敵人的陣地裏去，將兩個半睡半醒的軍軍守兵的頭骨，來帶了回來，大家都很爲軍人憐憫，因爲他雖然看守兵種守軍人家把頭骨帶下來不見了

呢？豈不把人笑死了嗎？還有他談起我們隊在前方作戰的勇士：有許多負了重傷不能爬起來的同志們，他們都帶着把槍和刺槍下來的子彈交給沒有受傷的同志們帶回來。他們不願遺留一槍一彈給敵人。有一次有一個受了重傷的同志，他已經是血跡滿面，臉發青出來了，可是他還掙扎着爬起來，向那些沒有受傷的同志們高聲喊道：「同志們！要努力殺敵！一說完這話，便倒地睡去了。這些勇士，真令人觸動心弦。我聽了這話，我相信中國是絕對不會亡的，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十月十四日，重慶。

43

3 120

四

時衡

本刊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 二 期



徵兵制在實際上的推演

全盤西化的意義

當前期的外交政策

抗戰建國告文化界

淪陷後的北平(一)

面子(獨幕劇)

編輯後記

126
四

君 諤
陳序經
喻 亮
張起鈞
張翰書
編者 陳 銓

國民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時衡社

昆明文明街金雞巷二十號

零售每份五分 訂定全年一元

32
6421

徵兵制在實際上的推演

君 謀

人民服役，為國效忠，求民族國家的獨立生存，本是天賦，本是對國家應盡的義務。但我國在這次民族獨立生存的大決戰中，國家需要她的人民，而人民並不認識國家的需要。當兵到民間，一般人都是推三作四，不去服役，不去應徵的姿勢。這不是好現象，我現在就實際觀察到的，把徵兵制在實際上的推演的形勢寫下來，這實在是因心有所不忍，欲與有識之士商榷之。

我們可以從壯丁訓練談起。近年以來，在國內，無論那鄉鎮，凡是有的紅軍的足跡，都會駐紮過國軍。可是這些駐紮過國軍的鄉鎮，鄉的居民都受過一點軍事訓練。不但如此，就是沒有駐紮過國軍的鄉鎮，只要鄰近有國軍駐紮過，鄉的居民也多少受過一點軍事訓練。因為一個鄉鎮或是相當的鄉鎮，如果有國軍駐紮，紅軍是不敢輕易來犯的。所以當紅軍避過他方的時候，當地駐軍便利用開班，一方面令鄉鎮長帶着鄉鎮團長，一方面定期訓練當地壯丁。這時鄉鎮長正假借兵制的實行，人民都受軍事訓練；而實際上這也就假借到民間的充實。但因措置的不當，每利用駐軍訓練壯丁的辦法，在實際上並沒有收得所預期的效果，反而發生很大的流弊。如壯丁年齡的限制，有從二十歲至四十五歲，有從十八歲至三十五歲，便是舉例之一。因為這樣一來，父子同隊，全境青年及中年人早晚受訓，曠時費日，幾不能進行，因之人在鄉中而在田裏，訓練未收效果，而為事之所妨。再如甲鄉有駐軍而乙鄉無之，或同一鄉中甲地有駐軍而乙地無之，乙鄉或乙地壯丁須來甲鄉或甲地受訓，因此有些偏僻的地方為了一二小時的操練，竟費全日的充稅，而教練者反置價值極昂錢財是最好的一種。自從漢陽軍事發生，敵人大舉來犯以後，因只能實際上互相合作，內地便完全放散。現在國軍既收編紅軍一同開往前方，內爭是減少了，人民的感受是不同了，他們現在又只知安心生活，只知荷上

他們的鋤頭。但在眼前的事實，一個正在完成中的設計的國策，究竟含有什麼意義，他們是不去了解也不能了解的。所以當政府正式實行兵役法，對鄉鎮兵的手續，便困難發生了。第一，各鄉把國籍壯丁報告發給各鄉鎮，而各鄉鎮所呈上去的，並不是照實，其所報告的國籍壯丁在實際上也至原來的二分之一。這種把多報的現象，各鄉鎮長實際上是要藏地方，不得戶的買帳，可是政府那兒能想到鄉鎮長的這種苦衷？徵兵制的基礎便這樣地給動搖了。第二，政府對的社會的實情，定出服役和緩役的條件，要各鄉鎮長就按條件書和緩役證書呈報，這本來是很好的用心。但一到各鄉鎮，這種用心却成為妨礙徵兵制推行的主要因素了。我會和好幾位鄉鎮長談起關於兵役的事，他們所回答的好像一個回答似的，都以為如果依人民的聲請，服兵役而沒有沒有人去的。在人民的觀感，一個鄉無用的兒子，在鄉裏也有他的用處。一般人即以爲自己費了一生的心機養大了幾個兒子，正欲其養家，今一旦去服兵役，是最痛心不過的事。我也曾在一般鄉人問過了一些時候，從他們的口裏，我們得知各鄉鎮長的原形。當免役證書及緩役證書簽下的時候，人民紛紛地來受訓，鄉鎮長因這件事而飽了腰包的實在不少。像這種的說說和實實是常常遇到看得見的，凡是那些家中富有種其子須服兵役的，都用錢鈔去賄通鄉鎮長以達其免役或緩役的目的。至於那些家境清寒而應服兵役或緩役的因沒有錢鈔去疏通鄉鎮長，反不得免役或緩役而須盡兵役的殘務。然而這種種現象的發生，我們不能不不忍心地說，這由於政府發給免役和緩役證書所致的。

政府為上述兩種困難，結果是人民與政府不能合作；人民是人民，政府是政府，政府做不到壯丁，而所徵到的壯丁又不是所希望。因此，大多數的鄉便開各鄉鎮所呈報的免役和緩役證書，令各鄉鎮長親率各鄉鎮壯丁到區署或縣檢察處，凡審查合格的，便當場拍照留影，以便隨時徵抽。但這種辦法也沒有行得通。各鄉鎮長率領去的還

不及數壯丁的百分之二，而這百分之二的壯丁又多數是體格不健全，極難上認為沒有價值的；並且，就是幾個體格合格，所以鄉長極難先告訴他們怎樣弄那些綠色膏，可以弄得差多合格。一般的鄉長區長和鄉長看了這種情形，打聽鄉長的官話，問他如何只領這幾個人來，或是否何單領來這不健全的人，亦並不是沒有。但鄉長對於這事的官話則不長，問時也有冠冕的說詞，如經濟困難沒有用款，家所有事不能即辦，都是他們的理由。所以區長和鄉長對於這事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只好以鄉長對待他們的方法去對待他們的上級機關，因此鄉長終究得了勝利而受人民的感激了。

但是這種矛盾的現象，即國家求獨立而人民服兵役，怎能長久，怎能並立？國家並不因人民的欺騙而讓步，前方戰士的缺點仍須後方的壯丁去補充。所以會有一個時期，各地將徵兵的方法改用硬派和強拉，實在是不不得已，決不是偶然的。但因人民將領已深，方法儘管不同，而人民的心裡却是不變的。先說硬派：縣政府令各區署按照各鄉鎮戶口的多少決定徵兵役的總數，轉令各鄉鎮長自行設法徵抽，並如辦理安當，方法務須簡單便捷，但抽的總數不足以彌補抽的欠缺。因鄉鎮長所採徵抽的方法各地多半是由鄉鎮長定下「壯丁捐」。而不願徵後壯丁出捐另舉願徵者去。要是家務窮寒請不出「壯丁捐」，便強其應徵以為危險，但現在的鄉鎮都是窮的居多；因此鄉鎮長的這種聰明的手段，一方面可以提高「壯丁捐」一面有多數空空的壯丁解除他的責任，同時在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所有的「壯丁捐」完全歸到自己的錢包。所以硬派的方法雖然能夠徵數百字比較經濟一點，但在社會上發生的弊害是無可原諒的。至於強拉，那是補硬派方法的不足，適用於那些沒有鄉鎮長役的鄉鎮，因為有少數鄉鎮沒有並且不願領已的責任，所以區署或縣政府為補足徵兵役的總數，呈報上級機關而不使打官話，便不得不派軍隊來強拉了。強派多半是在夜裏，多半是強派的場所，強派有事先通知鄉鎮長的，若事事先沒有通知鄉鎮長的。如果強拉其事先通知鄉鎮長而鄉鎮長是假劣紳或是懶賤徒之類的人，地方上的正直不韌之士無不大吃驚險語，甚至要受

其害。但強拉的真正弊害還不止此。當一隊軍警強拉壯丁的時候，往往把壯丁亂拉起來，給人侮辱，而暗中得勝，並且強拉去的不願去的人。我們在鄉村裏時常看見兵馬過境，問起來都說強拉去不甘心而逃回的，這種事實也是見強拉的失敗。此外如鄉鎮鎮長的人在別鄉鎮做工經商被拉壯丁以及有些鄉人到縣城裏收買山貨被拉去入伍，像這類的事實也不難得強拉的成功。因為區署或縣長有這樣多的舞弊，所以有的鄉鎮利運不是辦法，而予以重新改派。近年來，徵兵的方法改為抽籤，恐怕就是見於硬派和強拉的失敗。

說到抽籤的方法，手續也很簡便。先是縣政府令各區署轉令各鄉鎮聯合合格壯丁名冊，然後縣政府根據抽籤名冊派員定期在各鄉鎮公所開籤抽籤；凡籤號在前先的，便是最先應徵的。不過這其還有調驗和整訓等役的手續，就是這抽籤手續辦理完竣後，縣政府便根據籤號了前次調驗壯丁。如調驗合格，才可應徵；有應徵的資格，方可容許交款。所以籤號在前先也有因調驗和整訓而後應徵的。

這種抽籤的方法在實際上的實行，就我們所知，其所遭到的困難與和征兵方法所遭到的大同小異。第一，各鄉鎮報告合格壯丁名冊，多數不是照實的。不照實，政府是有辦法，要重懲報合格壯丁，但有眼充的鄉鎮長，深知所謂重懲，至多不過是撤職，而撤職在現在正是他們所歡迎的。第二，前面說過免稅的整訓須在調驗後；但在實際上，鄉鎮長在未舉行抽籤前，臨時在合格壯丁名冊備註欄內註明免稅或緩役的條件，而壯丁得以無須抽籤而免役或緩役，這也是到處如此的。這在手續上雖有其便利，但在實際上却只便利了鄉鎮長。鄉鎮長都因這等草地地私受賄；那些鄉鎮長有密切關係或以政黨的都不經任何障礙而平安度過他們所應徵的「難關」。這在民間，聽也都有別的曉得壯丁問題總長或由政府機關說，但鄉鎮長的權力和被猜忌是更重了壯丁束手無策的。第三，對於少數抗命不往調驗的壯丁，區署和縣政府只有鄉鎮長的官話，面對於壯丁本人無任何辦法，這對於兵役的進行有很大的阻礙。這樣一來，一則鄉鎮長對於政府無好感，一則其他壯丁亦敢放尤。像這樣的事實，即如鄉無人去調驗，而地方政府沒有辦法，只得說強拉充數，也是曾經發生過的。

第四，冠名而替，多半是由於含義的龐大。辦理兵役的人只問數足否，不問德者是誰，使有錢的人逍遙自在，這與徵兵制的基本精神相背。並且這些受德的應徵壯丁都是存心不良憤慨逃走的。姑不問其能否逃得成，而這種現象和心對於我們兩方的戰士不能不說是莫大的恥辱。所以由這種種看來，抽籤的方法也不是健全的方法。

我們實在覺得有點失望。方法儘管更換，而實際的情形却沒有絲毫進步。所以怎樣來推行徵兵制，使人民個個願意為國犧牲，是目前急待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問題所牽涉的方面很多，但最大的障礙，實

全盤西化的意義

關於全盤西化的正確的意義，既有在十餘年來我主張全盤西化的著作裏找尋。我在這裏將這個名詞所包含普通意義的幾方面，略為敘述，並答一發疑這幾個名詞的人的責詢。

第一，「全盤」這個名詞，可以當作「俚俗口調」，也可以成爲「學人正語」。嚴鵬孫先生在「我們要一個新文化哲學」一文（全盤西化言論集），借用英國哲學者柏克利「要同學者一發思想，要同俗人一樣說話」的名言，聲明「全盤」這兩個字，也可以當作「俚俗口調」。有些人像謝扶生先生先在「強南週報」第四卷第十二期中所發表「全盤西化平議」一文，遂以爲「全盤」這兩個字，只是「俚俗口調」，而不是「學人正語」。以爲爲謝先生在這裏好像誤會了「俚俗口調」的意思。至少從我個人看起來，「全盤」這兩個字不但是「俚俗口調」。原因是：一來，「俚俗口調」與「學人正語」是不容易分開的；一個做生意的人，能說「全盤打算」，難道一個學者，就不能說「全盤整理」嗎？「俚俗口調」，在某一時分，是一種「俚俗口調」，然而在那一時代，却可以成爲「學人正語」；「民主政治」(democracy)亦希諳的學者哲人看來，只是一種學民主治的「俚俗口調」，可是在十九世紀的時代，並不是成爲學者哲人的正語嗎？三來，若說「俚俗口調」不應變爲「學人正語」，那

在是人民不時有健全的訓練和社會組織不能適合當時的需要。我們看了徵兵制在實際上推演的情形，所得的結論就是：我們的民族是個人重國家，是家放棄於民族。他們非到了田地房屋被敵人奪去佔領，是國土從軍的；非到了父母妻兒被敵人殺害後，是不死心爲國的。所以這次神聖的抗戰，將一定是先拋大旗面而後獲得勝利。歷史似乎也這樣告訴我們，任何偉大的成就，都是需要「悲慘」作助力的。

陳序經

要白話文不應該替代古文了，英語法文不應該替代拉丁文了。葛鴻銘每以爲中國古文與拉丁文爲學者哲人的文字，而以英語法文等爲流俗文化。他又指出流氓文化，不足以誌學者哲人的意思，然而很可憐的，是他自己却不用古文拉丁文，去寫致函聖孔子之道，而僅僅用了他所諳曉的英文去寫「一本春秋大義」(One Book, Two Languages, One Religion)。總而言之，「學人正語」苟能俚俗化起來，固可成爲「俚俗口調」，「俚俗口調」苟爲學人所利用，也可以成爲「學人正語」。

第二，「全盤」這兩個字，可以當作彈性解釋，也可以當作硬性解釋。在「獨立評論」二六〇號所發表「全盤西化的辯護」一文裏，我說了下面一段話：
我阿榜於胡適之先生所謂「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然而，同時我們也似不能否認了這種嚴格的法以外，有了一種普通的說法。例如，如我和輝煌做同事，有好多次因事未能參加我們學校的舞會舞影全體合照，然而掛在壁上的照像，雖然有著「本校教職員全體舞影」這個「全盤」不是「全盤」嗎？自然的，我在這裏，只將掛出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九五九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作「全盤」。

至於我個人相信百分之二百的全整西化，不但有可塑性，而且是一個最妥善，最少危險的文化出路。

胡適先生看了我這段話之後，以為我不當把硬性的「全整」兩字來轉化。所以他在「答陳序經先生」一文（獨立評論一六〇）說：「如令陳序經先生說在兩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有『半整』，就比他也未承認『全整』二字可作消用，也可以消用半整了。但我的意思以為『全整』是個硬性字，還是讓它保有本來的硬性為妙，如硬把它彈性化，不如改用『充分』、『全』等字。」

張先生看了我上面那段話之後，又以為我不應把硬性的「全整」兩字當作確鑿性。所以他在同問題報十二卷三十期所發表「西化問題的展覽」一文說：

我以為陳先生用這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九十五的數論，應好好先聲明那是個譬喻，並非確鑿而已。嚴格來說：我不知道西化的程度問題怎樣用數字來表示。……所以如用「全整」兩字，非要注重輔的數學的準確性不可時，那便也該變成一種比喻。若所用的是譬喻，而竟非為譬喻，則不啻指海內人為鴉片鴉片。但「全整」如不合百分之百的數學意義，則依陳先生的觀點看來，便不如用這每個字為是。

張先生對於我上面那段話的解釋，和胡先生的，恰恰相反，原來先生所說的「彈性」可以說非張先生所說的「確鑿」。或說「嚴格的說法」。胡先生所說的「彈性化」，可以說非張先生所說的「確鑿」或「嚴格的說法」。胡先生好像忘記了我所說着過說法的百分之九十九或百分之百的「全整」，不外是從胡先生所說嚴格說來百分之百的全整推衍而來，嚴格者普通的對等名詞，有了嚴格，必有普通，胡先生既聲明百分之百的「全整」或硬性的「全整」，那麼胡先生不能否認我所出的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是一種普通或彈性的「全整」。這麼一來，胡先生也不能否認他自己「全整」彈性化。

張先生對於我相信百分之二百的全整西化的可塑性，總以為我忘記了「全整」，而只算百分之二百的「確鑿性」的「全整」，這也是

有點誤會，我既明白明白指示出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整」，那麼我決不用數字來說所謂「確鑿性」的「全整」。其實在我以上的著作裏，我差不多有用數字來解釋「全整」的意思，張先生既先劃四分之一西化是近於全整，胡先生既先劃百分之九十九不是嚴格的「全整」，我只好借用這些數字來解釋。我原已說過，文化的各方面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分析小過是混淆研究的便利起見，文化本身並沒有這回事。假如我把數字來表示西化的程度時，也還是像張先生與胡先生一樣的當作一種比喻，然而這並不是說我不相信「西化」是有確鑿性，因為我們既承認，西化所能得到的文化，我們都能做得到，那麼我們就不能否認全整西化是有確鑿性或硬性的可能。

總之，要是全整這個名詞是含有彈性與硬性的意義，那麼硬性的全整西化固不啻不謂全整西化。硬性的全整西化也不能謂沒有可能性。

三

第三，全整西化的主張也許有了情感表示，然這只是一種理智表示。好多人以為全整西化的，只是一種情感的表示，而忽略了理智的作用。這是一種錯誤。我並不辯護這種主張是完全超出情感的範圍，因為：一來，人類本身是情感的東西，凡是人類，都免不了情感，人類既是免不了情感的，人類對於很多事物的觀察，總免不了多少的情感成分。二來，情感的表示，在歷史學上，是不可否認的，比方美國的獨立，法國的革命，滿清的推翻，北伐的成功，該有了不少的情感成分。

有些人如胡適先生以為「全整西化」這個名詞，好像文學上叫做「白話」，和「新話」、「血液」、「白雲三千丈」等熟語一樣，都是情感的具體的表示。我以為這是對名詞而有了具體的表示，是以一般人能容易接受，同情這種主張，那麼這個口號與這種主張的價值，豈不是更大起來嗎？又如胡適先生以為我們且命主義全整西化者為狂，狂也是屬於情感的。顧先生自己既贊成全整西化，他必定也是見到了狂的作用。其實，以理智與愛自命的會國者有他給

兒子紀澤的書裏還且說過「少年須有狂奇之氣」，可知狂的情感固有好處。

我這這種覺得情感的作用，而全盤西化的主張，未必完全超出情感的範圍，但是我却並不畏懼理智，反之，我抑以爲全盤西化的主張是一種理智的運動。胡適之先生以至張佛西都以為我有了理智的作用，都有點發昏。胡先生這樣推論，大概是着重於我的「全盤西化的辯護」一文所發覺「理智往往無所施其長」那句話，而忽忘了我這句話是在下面一段裏說的。我說：

我以為「在這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按此乃借用周先生的話)理智往往也是無所施其技的。我們三百餘年來的理智，並不是告訴我們不要基督教的，然而結果究竟如何？而且我們今日理智，却使我們承認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

我應當聲明：我這說話的首兩句是奉胡適之先生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書」(大公報二十四年三月卅一日)一文裏所說「在這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完全無所施其技」一段話的。我當時本擬用「有時一兩字來替代「往往」兩字，可是經過不少的考慮，我終用了「往往」兩個字。原因：一來，我這句話裏所說的「理智」是這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中的「理智」，我們既已承認西洋的文化是優勝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劣敗的文化，那末所謂「理智」正如所謂科學方法，是在往無所施其技的，或如胡先生所說「完全無所施其技」的。其實我

當前的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在的戰爭Diplomacy is Powerful Act, 這是國際政治舞台上上的名言。唯其是潛在的戰爭，那末一個國家除有固定的外交政策指示着外交上所當行的途徑以外，就需另有一種靈敏機密的運用方法，抓住良好的時機，去發揮自己的實力，才能完成外交上的任務。徐鐵說過：「長袖善舞，多財善賈」。這固是外交舞台上表演的方法

了「往往」兩字這比胡先生所用完全兩字，較為溫和。一來，我這裏所說的「理智」是我們從來所有的「理智」，所以我會緊接着指出我們三百餘年來不要基督教的「理智」是沒有什麼結果的。同時，我又指出我們今日的「理智」却使我們承認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與佛教高明的多，這個「理智」可說就是西化的理智。總之，我以為理智亦必變動的，而非靜止的，所以理智也有古今高下之分，而胡適之先生也沒有承認如「女人袖子的長短，噴嚏上眼睛的深淺，這都不是理智所能爲力的」。

其實，所謂優勝劣敗(中西)的文化變動的認識，就是理智的認識，正是有了這種認識，我們才主張全盤西化。我們只步回過七十年來國人對於西化的認識，日趨月增，就能明白。胡適之先生與張佛西先生屢說「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是最近於全盤西化的「充分西化」與「根本西化」既是理智的認識，「全盤西化」就不能不認爲理智的認識了。

而且如果我們承認理智在西洋文化裏的成分較多，地位較重要，功用較顯明，那麼主張「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固不會輕視理智，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更不會輕視理智。至於胡適之先生在「答陳序經先生」一文裏「獨立評論一六〇號」指出西洋文化中有許多部分，雖然是不合理的，那只是可以說是以西洋或西化的眼光，去評估西洋文化；因此此際上，我們還不能不承認，比方，西式精確的儀表中，如新鐘表與舊鐘表，來賓探探米的習慣，還有若我們的固有的新式的儀表中，如新鐘表與舊鐘表，來賓探探米的習慣之不合理性。

喻亮

正是如此。至於弱國因實力不及的關係，在外交上雖然處處受抑壓力，總與需要自己發揚，但爲整個國家的獨立生存起見，除了與自己利害相同的國家結爲知己以外，其他的國家，那怕也是敵人，友！此處所謂敵人之友，也不過是一時利害關係的結合，苟可以有聯絡的機會，也應當藉着國際情勢變遷的複雜關係，尋求可能的與之周旋。即說

這備願望不成功，但不能不盡最大的努力，則雖可免陷於孤立的危險，同樣可多方尋求國際間同情與援助。這是外交上的戰略，絲毫不能忽視的。

抗戰開始以迄，我們的外交政策很明顯的表現出獨立自主的立場，除了與我利害相同的國家，努力設法結為知己以外，對於世界各國，我們仍採取更積極更廣泛的方針，難以擴大對我持久抗戰的同情。這是證明我們的抗戰是在發揮自己的力量，以爭取獨立自主的生存。既使是在爭取自由獨立的生存；那末，主動的力量應當出於自發，決不能事事求人，以削減自信的能力；因為如果以為得着了他國的真援助，才去發動全民族的抗戰，那末，這個抗戰是盲目的，談不上真正的獨立自主。所以在抗戰建國綱領上面規定：本獨立自主的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同時復堅定對於世界各國現存的友誼，當求其增進，以擴大對我的同情。這外交政策的真質性，就具體表現出與我利害一致的國家，我們可以結為知己，為這世界的和平與正義而奮鬥，同時也要顧到與我沒有利害關係的國家，祇要與我現存的友誼關係未致中斷，我們應得盡最大的努力，增進這個友誼關係，縱使她們不能予。以積極的援助，但至少對我的抗戰是同情。這樣才不致輕易樹敵，也不會感覺到孤立。這個外交政策一經決定之後，全國各界人士均一致予以擁護，未曾反對過。

但自廣州失陷，武漢放棄以後，粵漢路的交通中斷，華南出海口被英佔，美國艦隊無開，共克各國艦者亦無。因是有許多充分表現悲觀的態度，對於當前外交政策表示若優。本來我們對外交政策的說明，祇要說明國際間的同情與援助，而並非有肯定外交上的運用問題，決不能以死板的看法加以曲解的。但是有許多人不明瞭這種外交上運用的方法，以為這一年的外交政策，側重於某一路線，因此在倫敦相繼脫離以後，奉南出海口之被英佔，英國艦隊無開，對於兩軍放逐這種路綫走不通，當然要加以討論，重訂兩軍側重第一條路綫上去。這種看法在表面上看來，固有其一部分的

理由，但自實際上觀之，他未曾演說前外交政策的真質性，似有加以檢討的必要。國際關係極為複雜，祇要我們有一貫的外交政策時，決定外交途徑的指路標以外，所剩下的問題就是獨立自主的問題，抓住時機，發揮實力，才能完成外交上的任務。這其間雖有獨立自主的因素存在著，但不能因人成事。如此說來，側重某一路線說走不通的，試把過去的事實作個別，便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對於國際這條路綫不會下過斷言；然而所得的結果怎樣，敵人不但恬不知慍，反而變本加厲，直到阿比西尼亞的滅亡，我們才知這是此路不通；但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仍當從速聯去調解侵略者的行動。我們不會試探德林種族這條路綫；然而所給予我們的印象，比帝國主義那條路綫還糟，因為這是法西斯侵略者的路綫，如果走入圈內，我們不但不能獲得實際的利益，反而要受到被侵害的危險，所以這條路綫依然是此路不通，但我們不能因為此路不通，而就予以阻礙痛罵，故樂於往日的友誼，祇而輕易樹敵。再進一步看，倫敦、巴黎、華盛頓、莫斯科這幾條路綫怎樣呢？因為英、美、法，蘇是維持現狀的國家，比較愛好和平，所以這幾條路綫易於走得通的；不過其間有個因素，竟嚴重於與我利害關係深淺的不同，而助我的態度也有高低之別了。英、美、法，蘇在遠東方面所得的權利很多，如果敵人吞併了中國，得以實施其大陸政策，則她們必然感受到重大的威脅，必至相當時期，起而予以掣掣，所以英、美、法，蘇對我的

持久抗戰是同情。尤其是蘇聯，直視我為外府，有個可靠的利害關係，總幫助我們，即是救護自己，因此我們認為是個可靠的朋友，盡可能的與之增進友誼關係。但我們不能以個別事可以求得蘇聯的幫助，而失掉獨立自主的立場。因為蘇聯在西方時時受到國際環境的牽制，不能專心投入到遠東問題，如果一切苟且依從的心理，則因事變上的推諉，往往令人失望。例如在南京陷落以後，不曾離開蘇聯出兵察；徐州退守以後，張陵案事件的頻次，不曾敲過我們抗戰的士氣氣；然其結果終歸沉寂，致使許多人感覺著失望與悲觀，甚至阻礙蘇聯的戰局無能，這是極不聰明的態度。在目前廣漢相繼陷落，一般人以為英國的戰局無能，倫敦路綫是有考慮的必要，且從而變

感到張伯倫的個人身上，這顯示着由希望變為失望的抗戰之苦，至於失望與憤懣，而發為不平之鳴。這種論調，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值得我們的同情的，但實際上，這種論調的人對於外交政策實未曾有確切的了解；因為外交上的應用，除了固定的外交政策之外，祇在於靈活的本能時去發揮實力，始足以完成外交上的任務。除此而外，其間根本沒有一成不變的外交路線來束縛它。因此，側重某一外交路線的說法，似欠妥當。

再談國際形勢的變遷來論：國際間無永久之敵，亦無永久之友，而祇有利害關係作為國際情勢變遷的重要因素。例如歐戰前，意大利不是三國同盟的主角嗎？然而在歐戰發生的時候，她却宣告中立，不久竟參加協約國方面，向原來的同盟國家宣戰。在當日的同盟國方面，誰不稱讚意大利，而斥其為無恥的行動嗎？你以為德意，意以對法西斯陣線是一種思想上的結合，可以形成一種強固的聯盟，足以對抗英美，法，蘇的和平集團嗎？你可以從深處看看，便可看出他們彼此間的破裂來。他們彼此祇是暫時的合作利用，只待利用完畢，把利益攫取到手的時候，說不定反過身來，吞起從前的一切，如同歐戰時義的意大利一樣。試看德奧合併以後，德意志的勢力大有伸入南歐之勢，因是引起意大利的不安，而有英法協定的簽訂，德法兩心無形中便發生了裂痕，結成希特勒的奔奔驕馬，探聽英法協定中的空虛，同時希特勒為德意志里尼尼兒，頻頻向墨索里尼示警，願進一步援助西班牙叛軍。這是一幕滑稽劇，實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痛存在着。要不是德意間發生不睦的心理，能時英法接近；能時看特勒向墨索里尼作外交感嘆嗎？由此可見國際情勢變遷的關鍵是以彼此間的利害關係為準。又你以為張伯倫的外交政策是一味的向法西斯陣線屈服嗎？殊不知他是處處着重現實，處處祇顧到英國的利益，試看他猛烈攻擊，殊不已，已盡了英國防止歐洲軍事行動的節節，墨尼爾訂協定，已做到了英國整頓國防關係的初步工作。至於遠方而觀歐戰，局日趨穩定，他才有了餘暇顧到遠東的利益，決不能忍受大陸政策的威脅的。在這個國際情勢變遷日趨複雜的途徑中，我們固然處處應當提防張伯倫的利誘威脅政策，尤其須提防他和法西斯陣線的妥協，

而把中國著化作捷克第二，但我們仍當在外交上對於英國既存有的友誼，當求其增進，俾便自有餘步，將來整個論如反省到英國在遠東的利益不致受到重大損害的時候，他必重新估計如以下者，決不會對英而息。如此我既不致輕易屈服，且可從複雜的變化中尋求若干我以同情及援助的機會。近數日巴黎登報張伯倫將借外相訪法，即係對論後問題，同時蘇俄方面也有次不用中文立法，我亦恐因此將英法對德消息。這等消息是否確實可靠，及其事後的演變如何，殊非吾人所能逆料，正待來日的證實。我們此時真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去促進外交上的成功啊！

總之，在這次抗戰中，我們的外交政策是應當求獨立自主的精神，去尋求國際間的援助。但同時我們不能忘記在這個複雜的國際情勢中，各國間均因利害關係，一方面積極備戰，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戰爭，這是一種矛盾的現象，那末我們在外交上的運用必須敏銳機密，始能適應目前的國際環境與國際變化。尤其使我們要注意的是日本愈發其侵略的野心，愈是以破壞世界的和平；而我們為着自由獨立的生存以及維護世界和平而戰，那末，祇有在持久抗戰當中才能夠加強到突破此間的矛盾現象，而把中日戰爭轉變為遠東的國際戰爭的起點，這樣幹下去，中國才有出路。這就在於今後我們怎樣去運用外交戰的問題了。最近日本政論家宮崎俊介發表一文「日本攻陷漢口後的難題」中說過：「中日戰爭是國際戰爭是日蘇戰爭，還是無解的國家，現則這一事實世界輿論戰線對人民戰線，有的國家對沒有絕對不能因為漢口的攻陷而決定，中國抗戰勢力不能潰口而存在，其根據在英法援助和蘇聯物質的支持。日本若不收降重軍進攻海島，切斷抗日勢力與英法的聯絡，他方面又不能適應內蒙古至西北那部三國陸路，則中國民族內部的抗日勢力不能絕。若是歐戰爆發的英蘇勢力，則抗日勢力命令一時消滅，不久也必再起，其火勢將更熾烈。」（見中央公論十月號）這個論調是深值得我們的注意的。

爲抗戰建國告文化界

張起鈞

四、

總觀上述，可知我文化界現狀之貧乏可憫，而我文化界人士又未能發奮起而有所建樹，這固發達由於歷史因循所致，不能求功於一旦，但當此抗戰之時，各方騷擾，一日千里；而我文化界如此貧乏不振，豈不相形見絀，而有不能應激並進之感嗎？今後抗戰勝利，我國自一躍而爲頭等強國，而我們文化若仍是這種衰廢落後的狀態，則無論不足支持國家的強盛，就是我文化界人士們心自問，也豈不愧無以自容了。噫！我們真將安於此嗎？不，我們必當糾正往失，奮然直進，來完成我建國的文化使命！

使命是什麼？就是「創建新文化」。我們古時的文化，光輝燦爛，不惜重價而得，而他的本身亦確發美卓絕，精彩可觀，其後雖移世界，未能隨着共同向前演進，並且還發生出許多流弊，變遷重於移活，緣成了僵死，這實是我們文化所以不振的根源。現「難道我們就讓他沉淪下去嗎？不，我們自當努力振奮，使他重振光輝，而趨新的文化。這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不可能。從前我們的祖先在那種野蠻不文的社會中，還那建立那樣光輝燦爛的文化，現在文化已趨進步，有了優裕的環境，同時又有西洋文化足供參照採效；在這種情形下，難道我們反不能有所建立嗎？再者現在我們的文化已呈優裕的狀態，西洋文化也復發揚而出，而欲求一正常合理足爲人生所依託的文化，實在不可得，所以我們不僅「應當」要創建一新文化，而事實上，人類也極需要這種偉大的貢獻；至於我建國大業所期的待的迫切，就更不用說了。

創建新文化有沒有方法呢？有的，並且不難。我們只要一反已往之傳統，那方法就可大體得到了，所以我們應深信自奮，力去愚妄，而奮成偉大的氣魄；並且還宜在能認識學問定什麼。

晚近學術發達，而人的精力有限；因此不得不各有專攻，而將研

究的範圍日漸縮小；於是學問的整體遂爲人所忽視，流弊所至，致有把知識當作學問的。因此所努力的，不過是記誦抄抄，而作文章簡直就是應酬卡片。噫！難道這就是學問嗎？孫開本是反對至博的；畢凡學問，人生，無所不包，要緊的尤在能於學習記憶之外，有所「歸」，「一」。而遇事不能主點，不然，既廢學問，雖博不當。再說世間之事無難，而人生有理，我們難想把一切都知道，也是辦不到的，所以爲學貴乎得其精要；難得精要，自能「歸」能「一」。得精要的方法，在於用思。要知精要之所在，並不能知識之能全應。得精要而其次大半要能體會精要，如果體會精要，那麼學問之體要就很易得到了，得到精要，則稱學可通，而全可爲之主。有舍再說那些靈藥的人了！靈藥的讀書重死搬硬的堆積，而靈不能機會消化，就是讀了一萬本書，亦依然毫無裨益；必帶到到第萬卷一帶時，然後才知萬卷外之理，萬卷外之事。是其胸中的形態如何，完全靠外書書卷的多少所決定，這還叫作學問嗎？爲學要在能玩味而聚學之上；惟其能玩之，然後才是稱爲學問。

至於用思的方法，則在窮理直探，追尋不已，必求頭其最後之理。普通研究學問，不是談於名相，就是於於理不能窮其理。本來實相至難描述，而論文名詞，不應用作代名，猶以會符其理而已。若不明白這個道理，而竟把語文詞句當作真物，並且極而爭論，那豈非忘掉了實理，而失去爲學的本旨了嗎？所以我們必須深思精研，力避名相之惑，以求能直探其理。而尤其要緊的在於於理論途線，普通人每說：某某事好，所以應該怎樣怎樣，實則其是非好不好，是否應該怎樣，都大有問題，不過他們不能感覺到此了，這也就是普通人所以成爲普通人緣故；而我們學人却絕不可如此，所以不肯說「是」，「否」，必先深思慎慮，直探其最後所依之理。然而理有假理，而實不盡的，若誤持之，就將成一曲之士，而於他言他事給不入了。因此其理既能於一事而通，並不可疑其好；必當進而察其與否能否事也；都至；尤其要能察如何好壞事實，是否合理而行，如此從各方面考慮，都至通順妥當，然後再立其言；那麼其言論自可至去腐發之弊，而其進

明白了學問之道，治學之方——這不是初步的準備工作而已，若連這有偉大的貢獻，則不須具有獨到的精神，宏偉的氣魄。現在我國文化所以發生許多問題，實在出於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入，所引起的原因。原來他的私人，正當我文化已呈崩潰狀態的時候，而我學人又未能維持這傳統文化的方法繼續發揚，苦悶發愁之極。然而我學人又文化的輸入，在我並非創舉。千餘年前，印度文化就曾如狂瀾般的輸入。若我們能先對此事的探討，其精神是多麼困難，其氣魄是多麼的宏偉！就以我親友介紹而論，則玄奘的轉經苦學，是人人都知的；而其餘介紹，更難確確實實的將經典翻譯千餘卷。請問現在學界中，有玄奘這樣的人嗎？這只不過是介紹，而其精神真止偉大的地方，還在能綜合他建，本來佛學是宗教之言，宗教是重信而不容懷疑的，可是玄奘能從其理直信、毅然敢引違反當時所見之經典的言論，他對治學未能明乎個要！得意忘象，得意忘言，而竟指印度佛學，一變而成中國的學問。及後隋唐諸大師更把那雜糅並列，締造萬端佛學，組成有系統的宗派，到了現在，印度人若想求大乘之學，反要到我中國來，請看我們祖先的這種精神魄力是多麼的宏偉！可敬！這裏所說的，固然不見得都能用來對西學。但若本著這種大無畏的精神，那發治學何憂不成大師？創構新文化又何憂而成呢？要培養這種偉大的精神，首在能有獨立的精神。平常人每把自己看的很卑微，而以爲賢德人是不可及的，所以甘心屈居其下，只要能消其障，就很自得了。實則他也是一人，我也是一人，若什麼可畏懼的，假若自反而是，那又何能不自覺自創言，而必要靠他人作依據呢？事實上我們或許終身畏下，那些賢德哲人，但這種獨立的精神，却不可無。其次不可存優待之心，存了這種心，其心情必定浮蕩，而不耐惡性作庸博厚重的研究，所以若想探險行徑以圖一逞；而能偉大的精神氣魄，

也就因此而失落。所以讀書之道，應以自己爲主，而對書取嚴整之態；不必抱濟必要在他人中間有所得的念，更不要在書卷之得以得一逞，而樂於能空談著書心往擲培育自己的博大學問，能如此，則偉大的氣魄就不難而立了。

但是有偉大的氣魄，未必就有偉大的貢獻，所以我們還希望在這宏偉偉大的學問中，別有提出而能爲一代宗師的人物。要知文化的建立，其大者在「同」，而在「異」。好比文化是川流，「異」如波浪，沒有波浪，則水無可觀，並且還有靜潭之虞，但若無大「同」來領導這些波浪，就將泛濫四溢，無所歸宿，那時還想求整個文化的建立，又安可得？然而這個「同」不可要而致之。他必得有偉大的宗師出而領導，原來這個「同」是個平理想的，而在理想的範圍內，政治武力，數能得！等無所施其技，唯有仍領導自己來努力。而能爲一代宗師的自來能負這種任務。他的學問必然精探博厚，兼容並蓄，是使人更心悅誠服，於理必能，聰明眼光必能知往探來，而提出文化應有的範疇。同。要不是這樣，我們也就不稱他爲宗師了。同時這新文化，也必得有他的指導，而後方能完美的建立；其情形就如我們們抗戰，必須有偉大的領袖來領導一樣。

五

文化界的人士們！救命建國，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應當認清自身的任務，應該擔負已責任的重大。應該知道建國大業之能否宏偉，全半繫於我文化之能否奮揚。我們果得奮身直進，一反已往之缺點，而能領導開國之大綱，明治學之正道，養成宏偉之氣魄，並且有大宗師出！則我優美的新文化，自不難建立，而我文化界人士的建國使命，也就差不多可達到了。

(完)

張翰書

淪陷後的北平(二)

引言

「北平是個好地方」，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差不多都有這樣一個判斷，真是沒有去過的人也有八九在這樣讚揚。本來，一個幾百年都

通電發出以後，軍事開始緊張起來。次日清廷就有敵人飛機飛到市空，在西苑，北苑等處投彈，且在城內散放告軍北兵乘車，「告敵北青年書」等套裝單，大意不外呼北兵起來推翻政府，建設所謂「北新政府」，並且表示沒有和一般人民為敵的意思。到九十號就聽說曹錕收復了，奉德撤換三四十架。一會兒的工夫就有號外證實這項消息。午間又聽說廳房也收復了。在這一連幾天裏，砲聲隆隆不斷，敵機也始終在市空盤旋，兩地砲聲，城外炮聲，簡直有節不暇之勢，人的精神始終在興奮着。早晨街上是很冷靜的，下午都紛紛到碼頭去，看一溜煙，於是浦子雖然閉門，而街上圍着人山人海之勢。互相詢問戰況，高聲談論者，比比皆是。有人把城外晚間點點在碼頭各處，任人觀覽，更增加了不少懸疑。有由前線回來休息的士兵，民衆在各地慰勞，爭先向他們詢問戰況。情形之熱烈，在我們的心裏中留了一個很深的印像。下午四點鐘，有傳說在市內散放天津消息的號外，說日本軍隊已經攻入南苑，一般民衆一笑置之，終究不予置信。那天一般的理想，以為晚間就可以直趨通州，次日就可以抵燕山海關，歡聲歡笑，莫可名狀。到現在回想起來真有咄咄笑話非之感。

到晚上，才聽說北苑砲聲震，而南面的砲聲愈來愈響，料敵軍已攻入南苑，大家莫名其妙。翌日又互相傳道消息，說日本鬼子連在夜間向城內施放毒氣，於是大家乃用各種方法防務，不敢出去。有人要把這個消息報告給二十九軍司令部，而電話局說司令部電話壞了；亦如此際戰的時候，軍司令部電話會發生障礙，戰不免使人詫異。然而因為戰利的信心薄弱，所以總不遲有他。一面聽得後果，一面聽得市內軍用汽車不斷的跑，似乎軍運甚忙。到晨一時以後則甚煩燥，甚感發誓都沒有了，市民則在屋子裏聽，耳底如五里霧中，不知究竟是一回事。而正是在這這滿滿的夜間，我們的「文化古城」偷了！

廿九日的清晨，我家裏有人到橋上去，從小廝的口裏知道二十九軍已經退出城去，城裏一個兵都沒有了。此時甚感發誓都看不見，安靜得奇極，簡直使人不能感兵馬方面。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我們這「文化古城」就變成了敵人的根

據地，他們以為此中心指導組織成立各種組織，經過變成爲「政府」的「都城」。傷心慘目，可勝言此！遂將此後政治組織上之變化，逐步說明於後：

(一) 張自忠氏之「代理」——冀察政務委員 會委員長

據說那時軍事上的形勢，北平已不能守，一定要守的話，也無非使一般小民徒受無窮的塗炭。二十九軍當局因此毅然撤出北平城，在附近繼續抗戰。二十八日的夜間當地的所謂「名流」如江朝宗等曾出來奔走呼籲曹錕免百五十萬市民的遺棄，大略這種運動也不無影響。二十九日的報紙說：「宋哲元秦德純諸氏已經辭去，宋氏臨行發表由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張自忠氏代理該會委員長兼兼代北平市長」。所以此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平市長」，「天津市長」三種集於張自忠氏一身，好像是張自忠氏「攝政」的一個局面。當然這種局面是非常特殊的。宋氏自己指張代理人是否真有其事已經很成問題。我們即便假設這件事是真的，我們軍隊已經退出，地方已經淪在敵人的勢力之下，我們的政治組織如何還能保持原有的狀態？何況冀察政務會的委員長在法律上恐怕也沒有自己指張代理之權呢？

所以此時政治組織表面上仍然維持原來的形式，絲毫未變。實質如何，當然是不言而喻的。除「委員長」和兩個「市長」由張自忠氏任之之外，其他機關皆隨職平務延多，也均有新人補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湯翼振擔任「北平市警察局長」。這時候是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當然還有其「政務」可辦，而維持地方秩序，安定市民生活之類的事務仍是很投機的工作。這些事務都是由「警察」來辦。因此實權乃集中於該「局」，而湯翼振成了了一個最顯著的人物。

此時有兩件於刺激性的事情應注意：第一是第卅八師團團長李文田還存天津鎮守使安福和敵人血戰，這和北平的局面正成一個對比。第二是在這種局面中，已經在兩南莊莊瀾瀾特之趙登振將軍的屍體懸

到北平，真令人驚心動魄！

二十九日的晚上已經傳說漢奸「名流」們組織地方治安維持會。後來此種消息又一度消沉，而實際上已經有人在中海海關始工作，過幾天終於正式成立了。

維持會成立以後，「冀察政委會」的形勢仍然存在。理論上，「冀察政委會」辦理經常的「政務」，維持會則只管臨時維持地方秩序的工作。而實際上則實權已落於維持會之手矣。

不久，張自忠退隱現局面不是和他所幻想的一樣，不能維持下去，於是急起直追，另外找出幾個人來自代。他這個「代理委員長」一共幹了九天，人多觀之為「九日京兆」。

張氏「退位」以後，下落如何，在北平一般人的心理中是一個謎。於是傳說紛紛：有人說仍在北平，被後人監視起來了；有人說到天津去了；又有人說跑到日本去了。後來才聽說他已經化裝一個孝子，騎自行車進北平到南方來，然而大家都覺得將信，不敢置信。徐州附近戰事的停頓，北平的紙報提到我們作戰的將領中有張氏的名字。不久以後官報北平的消息便到北平，大家又知道張氏在這次戰役中獲了驚人的奇功。於是這個謎才算揭穿。

(二) 五個「駐會辦公委員」主持「冀察政委會」

張氏之辭職也是一件很有點的事，他是自己向自己辭職，而且由自己找出代辦的人來。方式是這樣的：他用自己的名義向五個人發出私函，大意說他自己才疏學淺，不能負此重責，擬自即日起引

面子 獨幕劇(續)

左太太 這個主意太漂亮了，我簡直沒有想到！

蕪英 這是我想到了。

左太太 這一回我們能辦什麼呢？(四圍看。)

蕪英 其體面子的東西通通賣光了，我們只有一間客廳裏想辦

退，即請「台端」常川駐「會」辦公。這五個人的名字我記不清了，

大概是江朝宗，齊慶元，李思浩，潘維維，冷家駁。其中有的原來就是政委會的委員，有的不是。但的詞句這兩個人稍有不同；對前者是請他就常用到「會」辦公，對後者則先有一個附他當「委員」的意愿。宋哲元氏之自己發表「代辦」和這組自行引退自行「東歸」權任

人的辦法，在行政上恐怕還是個問題。

此後仍處政委會「異態苟存」的局面，「政委會」便由上列五個人經常負責。北平「市長」原由張氏兼任，現在張氏走了，便由這五個「委員」的「常務委員會」推舉江朝宗為北平「市長」。

漢奸們也是在互相賭鬥的，每一派都想成立中心的，獨一的組織，以便他們自己成為「政府」的中堅人物，「開國」的「元勳」。所以當然有人要保「冀察政委會」的組織，使她逐漸擴大為組織的最高機關；而另外又有些人要另起爐灶，組織地方維持會，在混亂局中為日本鬼子實一翼力量，希圖等局面稍趨安定以後成立更「強化」的偽組織的時候，便以他們為「班底」。因此這時候的「政委會」和維持會是在暗地裏互相「獨佔」的地位。起初兩方的力量不衡，後人的方針大概也未確定，所以暫時維持一個並存的局面。

此時有人傳說這樣並存的局面可以繼續下去；「政委會」仍為相當的中心組織，維持會則只負地方臨時維持工作的責任。但是因為後人的方針要扶助維持會的發展，「政委會」終不得不「經修正廢」。

五個「駐會辦公委員」維持了不幾天，便自行決議辭職，文端受「市政府」保管。此後維持會便成為中心組織了。

法。

陳銓

左太太 這不行！假如我們賣了這間屋子裏面任何東西，我的朋友們

立刻就會發現，我很難得掩藏。

蕪英 太太，這對我自知道。但是誰也沒有發現但丁的銅像不見

了，就連你自己也沒有發現。也許我們可以換出一件不打眼的東西。（左太太高興，兩人都圍着東西，慧英注意一掃。）我們把這輛車賣了怎麼樣？

左太太 我不忍心賣這件東西，因為這是我丈夫前最喜歡的畫。我們賣的好了。（兩人都背齣着，忽然鐘叮三下，兩人都立腳轉過身來。）對了，就是牠！

慧英 別人問怎麼說呢？
左太太 你到樓了。我們就拿去修理好了。你想這一個鐘可以賣多少錢？

慧英 一百元總少不了。

左太太 好極了！趕快打電話給拍賣行，叫他馬上派人來買。

慧英 （忙着翻電話簿）我們看——好了！——公易拍賣行——南局

三零七二。

左太太 我不喜歡公易拍賣行那個笨蛋，帶一個日本鬍子，我看見他就生氣。

慧英 那隻只好另外叫一個。民生拍賣行不行？
左太太 可以。

慧英 哦，不成！他在前門外太瘦了。

左太太 真該氣！趕快另外找一個。

劉洪發 （深英忙着翻電話簿，外間忽有喊叫的聲音。）

左太太 慧英，你還是什麼？

慧英 （到窗外去看）這是打鼓的。好極了！我去叫他來！（慧英出一會在外講話。）向這兒走，進來。（慧英發洪發入。）

劉洪發 你有什麼東西要賣？（見左太太）太太，你好。

左太太 你請坐。

劉洪發 我不坐，我到聽聽罷。（左太太叫慧英去叫他要賣的。）

慧英 這個匣子裏的東西都不賣，只有櫃上那個鐘。（劉洪發轉

身是櫃看鐘。）

劉洪發 這個鐘我不買。

慧英 你這個人怪呢！你剛說說什麼都買，幹嗎又不買鐘呢？

劉洪發 這那地都要多少錢？

左太太 地錢我不買。你來看這一個鐘。這個鐘真是好，是前清時候，四洋幾來進貨的。上面有二十四顆寶石。

劉洪發 太太，鐘雖然好，我拿去不道買主。要是一架鬧鐘，我還

可以買。

左太太 但是這一架鐘一失到那都隔，每一顆鐘就鬧一下。添賠！

（撥鐘）

劉洪發 就後這樣一天鬧到晚，我不願聽了。

左太太 當然，在你沒有習慣以前，你也可以把加鎖上，牠就不鬧。

劉洪發 這種鐘可以——你要多少錢？

左太太 你願意給多少？

劉洪發 你願意要多少？

左太太 一百塊錢。

劉洪發 呵！你到底要多少？

左太太 五十元！

劉洪發 我不能出這樣多錢。你沒有旁的東西要賣沒有？

左太太 除了這架鐘以外，沒有旁的東西。

劉洪發 那麼我只好走了。再見！

（劉洪發勸身走至門前，左太太無法可辦，慧英一時也急得沒有辦法。最後還是左太太強出話請。）

左太太 等等。（劉停步。）這個鐘，你願意出多少錢？

劉洪發 太太，我不願意買鐘。

左太太 但是你總可以多少讓我一個價呀。

劉洪發 （走回來，再相看鐘。他取出錢包。左太太和慧英都釘眼看。）

看。劉洪發取出一張票子。）我可以給你五塊錢。（左太太伸手

要拿錢，慧英扯他的衣服，他趕緊揮手反對。）

左太太 太少了。給我三十元錢。

劉洪發 五十元錢，買這個。

左太太 二十元。

劉洪發 五元。

左太太 十五元？

劉洪發 五元。

左太太 十元就好了？

劉洪發 五元！

左太太 你除了五元兩個字，不會說別的嗎？

劉洪發 五元錢就賣，不賣就拉倒。我也可以說兩元，但是我劉洪發不是那樣的人。（劉洪發正欲將五元票子再放入錢袋中，左太太一把搶過去。）

左太太 五元錢，賣給你！

劉洪發 太太，也許我不應該買這一個銀。拍賣行的主人，也許要罵我。

左太太 去你的！你知道你買了大便宜！

左太太 （相對葉英）不要惹他，看他變卦。（劉洪發掩錢出。）

葉英 五塊錢可以買不少菜的東西。

左太太 我們還要什麼？

葉英 我們什麼都需要。自從上次買冰箱以後，我們就沒有好好吃過一餐飯了。今天我們可以好好吃一頓。

左太太 對了，葉英，我的肚子已經變小好些了！（把腰帶勒一勒。）

葉英 今天晚上我們睡地再睡大。

左太太 我們看——我們要一個滑蛋粥，一個紅燒鯉魚，一個鮑魚湯

葉英 還有葉先生——

左太太 葉先生沒有關係。他同我喝完咖啡以後，你就同我吃飯。

葉英 我的意思是說——我當然不願意同你，但是為你什麼不同樂

先生結婚呢？我知道他很喜欢你，你也很喜欢他，他又有許多錢

左太太 葉英！

葉英 譬如你同他結婚，你一切的困苦，立刻都解除了。

左太太 對了。你已經把你自己的問題答覆了。

葉英 也許。但是我不明白。

左太太 葉英，你的觀察力不錯，我確實很喜欢葉先生。

葉英 我早就知道。

左太太 我為什麼不同他結婚呢？第一層，我不同意他，我不能因為金錢的關係來嫁給他。第二層，假如我同他真能結婚，我一定常常想着你結婚受了經濟困難的影響。第三層就是孩子問題。萬

一別人知道，我同他結婚的時候，正是我家財用盡的時候，我還有什麼臉兒？第四層，一直到现在他根子還沒有向我求婚。

葉英 （被左太太說得呆了）我想我會向你求婚。

左太太 你頂好想今天去買什麼東西。（把錢袋給他）葉先生快來了。你得趕快去。葉英，你要認真：選一個男子的心，你須得

先進他的胃。

葉英 但是好緊女人，始終只進男子的胃。

左太太 但是好緊女人，始終只進男子的胃。

（葉英用。左太太看着她閉去。轉身看原來放錢的地方，覺得太空，一時又想不出辦法。門鈴響，左太太驚，叫葉英。忽然想起她已經出去，跑到窗前去看。同時葉英進來，手裏拿一束花。他的大衣和帽子，已經掛在外面衣架上。左太太轉身發現葉英武

站在那中間，一時驚亂。）

左太太 阿，葉英！我還以為是娶那的呢！

葉英武 應該的嗎？

左太太 （感覺說話跟，強笑掩飾）對了，你一個不聲不響地跑來，還不帶一個蛋糕的嗎？

葉英武 真是對不起，我這沒有通氣就進來了。我剛看見外邊門是開的，心裏又急着想見你，所以我就大膽進來了。

左太太 阿，你居然這樣大膽呢！我看有時你的胆也不見得大。

葉英武 淑芳！（光緒稱）你知道我常常都帶——

左太太 都帶給我吃，是不是？（一手接過花來）真美啊！你看

是這樣細心！

秦慶武（帶着有點失望）也許我誤本早了一點，但是我的錶近來常常出毛病，走得不太準。

左太太 你的錶走得不太準到底還在走，我的鐘兩點半了。

秦慶武 什麼？（發覺不見）走到那兒去了？

左太太 我把鐘實了！我把鐘送到鐘錶舖去了。

秦慶武 什麼地方壞了嗎？

左太太 別的地方都沒有壞，就是面子上有一點壞。一個人的面子要緊，一個鐘的面子也要得緊。

秦慶武（笑）你說得不錯。

左太太 我們可以坐下嗎？

秦慶武（讓左太太坐，自己也舒服地坐下。張慧地牽起左太太）

淑芳，你知道，我看你近來消瘦了好些，但是越顯得美麗了。

左太太 盛武，你老是這樣甜言蜜語！

編輯後記

△「君誤」是一位著名學者的筆名。君誤先生過去一年曾在國內作實際的考察。本刊承他賜寄「徵兵制在實際上的推演」一文，使我們知道徵兵的各種實際情形，並認識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我們很感感。

據至日，中德民族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我們堅持抗戰，抗戰到底，如何運用民衆的力量，如何補充前方的戰士，確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希望君誤先生的大文能引起國內政學界和政務局的注意。

△陳序經先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院長，在完全西化的著名學者。西化問題過去曾有一場很精彩的筆戰。這場筆戰自民族鬥爭開始才無形宣告結束，但這次民族鬥爭，就其起因和意義來說，仍牽涉到文化。要歸到文化的問題。所以陳先生現在來申說完全西化的意義，可說是很有意義的。

△應雲衛先生的「當前的外交政策」，是一篇針對目前需要的文章。應先生的主要意思，以為掌握發揮或增加抗戰的力量，必須本獨立自

秦慶武 我總覺得好些女人，常常故意節衣縮食來保持她們的漂亮，你也像麼呢？

左太太 有時會，但並不是為的這個原因，你知道，我不能不帶着川陝甘的饑民，因為我能發覺到知道他們心裏的感覺。

秦慶武 談起陝川，我到想起一個笑話。最近有一位朋友從重慶回來，他說重慶近來生活極其苦悶，房租不賤，非常之貴，因此有好些人家，只能一人在一間屋子！

左太太（苦笑）真可怕！我既不能想像，他們怎樣辦得到

秦慶武 當然不能想像，因為你素來就是在富家人家當中生活慣了的人。

左太太 對了，我是富家人家當中生慣了的人，因為住在我們前後左右，都是富人家。

（未完）

編者

主的外交政策，認用瞬息萬變的國際關係，少組織人，多求援助。喻先生並舉出許多事實證明國際關係只是利害關係，我國戰時外交政策應運用此種利害關係增強抗戰的力量，不應因一時一失而自取滅亡失主動的地位。喻先生這種意見，我們以為是值得注意的。

△張翰生所著的「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張翰生所著「魯抗戰建國告文化界」一文，本刊既刊，該文對於文化界有所批評，也對西化問題。

38

126

S

時衡

第 三 期



本刊已呈請政府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門戶開放」的命運

對日宣戰問題

氣象事業與國防

淪陷後的北平(二)

面子(獨幕劇)

編輯後記

崔書琴

朱國慶

萬寶康

張翰書

陳銓

編者

國民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時衡社

昆明文明街金雞巷二十號

零售每期幣五分 預定全年幣一元

32
6421

「門戶開放」的命運

崔書琴

最近兩個月裏英美法各國向日本正式提出兩種彼此相聯繫的交涉，一是英法美法分別要求日本開放長江，尤當第三國船隻復權，一是美國單獨要求日本，將其遼寧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禁止在租借區域內各種違反條約破壞美國僑民的待遇。這兩種交涉都是關係列強在中國商業利益的。日本對前一項要求，只是一味的堅持拒絕，對美國則否認其待遇含有歧視的意義。現在各國對日本的答覆雖然很不滿意，但還沒有第二項的義務表示。無論他們目前是否肯以有效的方法使日本滿足他們的要求，有一點是很明顯的：他們已感中日戰爭一年多來，門戶開放主義已經受了極嚴重的打擊。這一次對日目的交涉是一個很重要的外交行動，對於我國的抗戰雖一時不直接發生直接的影響，其趨勢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因為我們相信這一項交涉終久必須與我國的抗戰發生聯繫的關係然後才能有圓滿的結果。

門戶開放這個名詞的出現雖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而成爲美國對華外交方針則確在九十多年以前。有這樣長久歷史的傳統政策，美國不會忽然放棄，這是我們敢斷言的。美國在華的商業利益佔他的海外貿易與投資極小的一部分，但這並不能構成變更或根本放棄門戶開放政策的理由。他目前對日的交涉固然重在保護美國現有的在華權利，而門戶開放主義的繼續維持必將成爲日美（英法德蘇）交涉的主要題目。若以有見之明的美國經濟家，認爲中國是一個極大的潛在的市場。若使美國人在這個市場上能競爭，第一必須維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如使視日本專斷一切，則美國是絕對受害希望的。因此我們相信如果日本不在租借區域內謀長久專利的設施，必會逼着美國強烈的反對。

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有兩個重要的條件：第一必須得到中國的贊成，第二必須列強不阻礙的或少數聯合的破壞。我國自始，可以說從鴉片戰爭後起，對各國在華實業均持一視同仁的態度，東門戶可以說均等意思正相符合，祇是在被少數國家壓迫的時候才給他們特殊的利益。

我國正式接受門戶開放主義是規定在九國公約裏（第三條末一項與第五條）。以我們的國勢經濟發展的程度而論，不能不說門戶開放是一個對我有利的政策。因此據門戶開放最力度的英美兩國，對我並無很大的阻礙。最嚴重的問題還在如何防止一個強國向中國謀取專利或優待權利。關於這一點，九國公約第三三兩條雖有所規定，而實行起來，還須先要維持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的完整。因爲一個或少數國家若單獨或聯合向中國謀取專利，不足須中國贊成同意是須對中國施以壓迫。中國既以門戶開放爲有利，當然不會甘心同意以專利許給一個或少數的國家。但他們若對中國施以壓迫，則中國反抗不能成功時，只好答應他們的請求，如果從中國有一個堅固的政府能抵禦外力的壓迫或刑殘肯以有效的手段阻止任何一個破壞中國的獨立主權與領土行政完整，則門戶開放之必能維持，自不待言。所以最後講起來維持門戶開放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一個強有力的中國政府存在。九國公約第一條首先規定各種對國須「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給予中國完全無懸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有聲之政府」，這就是承認維持中國的存在是實行門戶開放絕不可少的條件。

美國此次對日交涉，好像經過了這一層。自中日戰爭發生以來，美國除參加北京九國公約會議外，對日本侵犯中國獨立主權破壞領土行政完整的行爲，並無具體反對的表示。對於中國不拒沒有積極援助，並且繼續售賣軍火與飛機給日本。現在知道日本已經斷絕的實行種種違反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措施，却又向他提出抗議，而同時又不同對中國抗戰有積極援助的意圖。我們當然承認日美所交涉的誠是目前發生的問題，美國並無意根本調整中日戰爭發生後遠東的國際關係，更不是想修改如何的九國公約。不過，日本在華作最嚴重目的問題這種交涉無論如何是不會成功的。第一，日本在華作最嚴重目的之一，即在獨占中國的商業經濟利益，而且還要維持他的作戰能力，

也不能不在估量試驗內採取取則。現在要求他開放門戶豈非有精他的作戰目的？所以日本斷然不為滿足美國的要求。第二，即令日本肯向美國提出保證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在中國戰爭進行期間秩序不能恢復，人民購買力減少，美國在華商業也不會發展。這一次的中日戰爭是一個長期的鬥爭，若聽其自然發展，決非短時期所能結束。因此如美國不幫助解決中日問題，莫說是門戶開放維持不了，恐怕連買賣根本都做不成。

我認為我們應該與美國及其他擁護門戶開放主義的國家注意下列幾點：第一，中國尚存在是門戶開放的先決條件。若中國，門戶才能開放，機會才能均等。第二，中國此次對日抗戰，不祇是為了自己的獨立與自由，同時也可以說是為各國在華商業留一均等發展的機會。

對日宣戰問題

還是法律問題，也是事實問題。

如果正式對日宣戰，於我處利多多少少，或是百利而無一，沒有疑問，應正式對日宣戰。反之，如果正式對日宣戰，於我是害多利少，或是只有害而無一利，沒有疑問，我們除了奮勇抗戰，無須持宣戰的方式。因為在這次中日戰爭，兩國有一大不同的點：這就是侵略和自衛的分別。

侵略的罪狀，在國際公法裏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日本對中國用兵，是侵略的行為，這在法律上已有根據。最近國際聯盟通過關於國際戰爭引用盟約第十五條制裁日本侵略之報告書，曾經一再聲明日本應速空軍對於中國所實行之軍事行動，不能依據現行合法約章或自衛的資格。且保護日本在「一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下所負之義務。不但如此，該報告書並認為「日本既已拒絕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義務，則使該第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在目前情形之下，第十六條之義務，聯合會會員國，不獨可以根據上述之決議，繼續甚至今

各國對日交涉雖然，是喪了自己的利益，但這種利益的保持須賴中國抗戰勝利。因此中國與各國俱重的目標雖不一致，而共同敵人實在有一個。第三，各國應保護與日本交涉門戶開放，而不應及於中國所負的條約義務，則不能成功，而且也不公平。中國存在條約上正式擔任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重要原因也是各國均曾擔任保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及領土行政的完整，否則中國又何必放棄對外國給以各別不同待遇的自由？第四，如果各國明瞭以上幾點，我們希望他們立即對我實行援助，最低限度英法應即對宣戰國團體于國策的議決案，美國應即停止對日售軍火。總之，門戶開放的命運完全取決於這些國家對於中國的態度。

朱國慶

所採之行動，且可以各別採取第十六條所規定之各項辦法。」由此可知，日本已受國際公法的勝利，被判為侵略國，被稱為國際罪犯。

日本在中國所實行之軍事行動因為是侵略戰，所以日本沒有理由向中國宣戰。日本既對於這一點強有一自知之明，「但他們的「自知之明」正是以反證日本侵略中國最嚴重的行為，完全非法的。自九一八以來，敵軍儘管擴大延長，日本對中國始終不宣而戰，這就是強盜之所以為強盜。因為不宣而戰的方式，在國際戰爭中雖不盡其別，但為國際信義所不許，是非法的，是文明國家所不取的。第二次海牙會議所公布的「戰爭國際協約」，其第一條曾這樣規定：

「締約國彼此承認未為發出警告以前，不得開始戰爭，此種警告之方式或為宣戰書并附帶以理由，不得開始戰爭，為一條件的宣戰。」

戰爭開始所以發先宣告，這是說文明國家的戰爭不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而是光明正大，理直名正的。日本這次侵略中國，對中國沒有話可說，對第二國既有欺騙，對其自己本國人民也祇有欺騙之一途。所以要以日本向中國正式宣戰，不齊要日本軍閥宣布其自己的

更正面目，這是日本軍階所不能為的。在日本軍階的假象下，不宜而讓
是士地表現日本民性的偉大，是侵略的最顯明的證據。

日本為侵略而戰，反面的意思，就是說中國的抗戰，是為自衛而
戰，是自衛戰。

自衛是國際公法所許可的，是國家生存權的保障，與侵略絕不相
同。凡國家的生存權，如獨立，平等，管轄權和領土權，遇到對外來
的侵犯的時候，國家即應以有效的對付方法，即所謂自衛，國際公法
不認為非法，而以為是維護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手段。在這次中日戰爭
，中國為了國家的獨立生存，不惜犧牲一切，英勇抗戰，已經獲得國際
的同情和援助。在最近國際通過關於制裁日本侵略的宣言中，對於
援助我國並有很明白的規定。

各國政府業已實施或將來實施各項對法之調整，既不能認為已
成之事實，並有須提超各國之注意者，即中國因此次英勇抵抗侵
略，實有要求各會員國之同情及援助之權，國際政局在其他區域
雖顯嚴重，然各會員國不應因此忘却中國人民所受之痛苦，亦不
應忘却其不得減少中國抗力之義務，及充實各別所能援助中國
之義務。

這即是國際承認我國的抗戰為合法戰。所以中國在這次戰爭中，
有很正當的理由對日本宣戰，亦有很正當的理由對日本不宜而戰。但
為自衛的方便，亦可說為了自衛，宜戰或不宜而戰。在中國完全是非
宣戰問題。所以我們對於宣戰問題在所應研究的，是：如何宣戰或
不宜而戰，既然在法理上沒有問題，可以隨意酌量，那末，如何決定，
請閱目前局的局勢中，為了增強抗戰的力量，為了達到最後勝利目的
的，我們對日究竟是否宜戰有利呢，還是繼續不宜而戰有利呢？

二

我們不妨先來想一想到日不宜而戰有些什麼好處。一般人主張對
日繼續不宜而戰的理由不外是：(一)宜戰後，第三國，特別是美國
，雖守中立，使中國得不到外來的援助，不能達到長期抗戰的目的。
(二)宜戰後，日本實行戰時封鎖，第三國船舶不能出入於中國的港

口，使中國軍火的輸入和通商口岸的貿易受到很大的影響。(三)宜
戰後，中日外交關係完全破裂，以致沒有和平談判的餘地。(四)宜
戰後，敵人進攻領土的公法財產若為戰費所用，對於中國的抗戰更
形不利。但這四個理由，我以為都不很充分，經不起一駁的。

請再再三說過，中國抗戰日本侵略，是自衛戰，是合法戰。依
照國際公法決議，以及最近通過的對日制裁的宣言書，世界各國都有
援助中國抵抗不願國危殆的緊急的義務。我們現在聽聞國際的決議
不說，就單聽對於正義的呼聲與空話，而從各別實際的利害着想，
中國對日宣戰後，亦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第三國皆守中立，而對
中國不利。中國對日宣戰後，第一是蘇聯絕對發壯，不守中立。蘇聯
不能坐視日本吞滅中國。中國發，蘇聯則呼亡萬歲，不能且夕安。
並且，日本又是反共同盟的一員主角，蘇聯怎不與保赤心。為了本
國的利益，中國對日宣戰後，蘇聯必更積極援助中國，使中國達到勝
利為止。其次是英法，英法兩國對於蘇聯的政策不啻是什麼，假使兩
國，特別是英國，在中國對日宣戰後，不援助中國，萬一中國被亡，
日本獨霸亞細亞，英法兩國不但不獲新的貿易要受重大的打擊，並且英國
的屬地印度緬甸等和法國的屬地安南都要受到不利的影響。所以在中
國對日宣戰後，英法兩國的安全則已，如果英
國對蘇聯的利益和本國的安全，一定不願與日本舉行東歐大陸，而
積極援助中國，或是直接干涉日本。至於美國，我們不要過於重視她
的中立法。美國對於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一向主張「門戶開放，機會
均等」的政策。她的中立法實是對全世界平等，特別是對歐洲。美
國不願捲入歐洲的泥淖，且一定就放棄太平洋上的利益。中國
對日宣戰後，美國便使不明為履行「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的
條款，但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在世界上大的威感，決不承認日本獨佔中國
。她要援助中國，她要援助中國，她要援助中國。

她要援助中國，她要援助中國，她要援助中國。第一說說，中國對
日宣戰後，即便美國守中立，這對於中國亦不一定是不利。據統計
，自去年七七事變以後到現在，美國運往日本的飛機和軍火比運來中
國還多。所以，中國對日宣戰，假如其守中立，而蘇不利的反是日
本，這是不用我國人民担心的。至於其他國家，因為英美法戰國尚

且不守中立，更無所顧了。因此，我們可以說一般不主張對日正式宣戰的人，以為宣戰後第三國將守中立，根本不能解除國際情勢為何如。

主張對日繼續不宣而戰的第二個理由，以為宣戰後，日本實行封鎖對口。第三國船舶不准出入於中國的港口，勢將使中國軍火的輸入和通商口岸的貿易，以爲也一而之見。中國幾個重要港口如大連上海廣州現在都在敵人的手裏，而天津上海對於接濟軍火更是一無所用。這兩個地方雖地方太遠，並且其後地方鐵路的路線將被敵人所佔領着，即便有軍火運到這兩個地方，也不能再向這兩個地方將軍火輸送到後方來。至於廣州，因粵漢廣九兩路的鐵路，雖然是個必須堅守的重鎮，但在武漢攻取後，長沙危在旦夕，粵漢路成了前線的今日，廣州與海外的關係也就變得很重要。並且，廣州雖然在敵人的掌握中，廣州與海外的關係也就變得很重要。並且，廣州雖然在敵人的掌握中，廣州與海外的關係也就變得很重要。

對於挑戰不是很大的不利嗎？這稱憂慮，其實亦是多餘的，免不了神經過敏之嫌。香港是英國的屬地，九龍是英國的租借地，中國對日宣戰後，日本固有權對領中國的海岸，但日本沒有權對領英國的屬地和租借地。英國爲保持其在遠東的利益，使香港不變成租借地，使九龍維持往日的繁榮，不讓不給中國以事實上便利，使外來的軍火由九龍運往廣州廣州轉運到中國腹地。所以那時日本要攻佔香港路綫，除非和英國交戰並發動英荷，否則日本對於中國的要領政策得不到實現。但日本對付一個中國固無把握，豈敢再和實力雄厚的英國開戰？並且，更不用說，日本如果不能堅守廣州，日本的目的，就不達了，那時敵人免不了退場演，我們無須乎現在爲那時的廣州租心的。至於在敵後對於通商口岸貿易的影響，這更是不必要的顧慮。現在幾個重要的通商口岸，不是被敵人佔領着，便是受敵人的控制。敵人實行封鎖也好，不實行封鎖也好，反正在他的勢力底下，沒有餘剩留給我們的。

並且，我國是以立國，幾具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經濟不過少數，即便因宣戰而通商口岸貿易停頓，這對於我國多數民族並沒有不利的影響。不但沒有不利的影響，而且由於外貨沒有輸入，現金不外流，無形中保全了國力不少。所以宣戰後，不承認對日領事館的並中立國，是第三國。如果中立國不願對日承認對日領事館的損失，國際間也許因此引起更大的風雲，而使日本作最後的屈服。

對日主張繼續不宣而戰的第三個理由，所謂給外交上的和平談判留一餘地，這更不成其爲理由。日本的大陸政策不是始終向中國開火的，日本的大陸政策是要併吞中國，是要被滅亡。日本既然向中國開火了，宣戰其大陸政策的進步，日本軍閥決不甘心無所獲而撤兵，無所獲而撤兵的。自九一八事變後，不但是中國，日本也希望過中日問題能在外交上得到穩妥的解決。但是幾次外交的談判，只是說明了中日軍閥的野心和權勢。第一次談判是廣田三原則，第二次談判，第三次談判，都是廣田三原則。各次談判，日本向中國提出來的要求，文字上雖有不同，而其根本精神是一貫的；總不出於破壞中國主權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在中國是不能接受的。中華民族誓與日本拚一個死活，決不願自己來簽喪身的契約。因此和平談判對中日問題的解決根本不可能。中國要求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日本與中國一樣主權和領土，試問中日兩國除了戰爭以外，還有什麼和平談判的對等可言？並且，日本政府既否認國民政府，不以國民政府爲談判的對手，則外交上的和平談判根本就沒有餘地，我們爲什麼要選定期和乎談判來解決中日問題？我以為，凡是希冀給和平談判留一餘地而主張不對日正式宣戰的人，一定是誤解，至少是誤解。他怕擔負戰爭，他們不願這神聖的挑戰是什麼意義。他們希望日本政府派人和他們作外交上的和平談判，他們也希望自己的母親，妻妾，和女兒能得到日本敵人的好淫。這種人是中華民族的敗類，他們的心理只有日本人能了解。因此我們不能不說主張對日不宣而戰以償和平談判的理由是不成其爲理由的。

對日主張繼續不宣而戰的第四個理由，認爲宣戰後，敵人將復收佔領地的公私財產充作軍費繼續在中國作侵略的軍事行動，這也沒有

什麼根據，實能說成常人的不必要的疑慮。佔領並非割讓，佔領是戰爭期間的暫時狀態。依照國際公法，敵人在佔領地仍須尊重我國原來在私人有效的法律。敵人對於佔領地居民之家產雖享有保全的義務，對於敵人的生命財產及信仰自由有珍貴的義務。在佔領地沒收私產及搶劫行為所禁止的。但日本是不願國際公法的罪犯，我們說可以這樣追問：宣戰後，誰能保日本遵守國際公法而不沒收佔領地的私人財產？但我們亦可以這樣反問：誰能不宣佈佔領，難道日本就能遵守國際公法而不沒收佔領地的私人財產嗎？至於佔領地的公產如現金軍火器械工具等可移動者，在宣戰後，敵人固可依國際公法取用，但繼續不宜而戰，對於這種佔領地的公產，敵人也決不會放鬆的。所以宣戰後不宜而戰，對於淪陷區域中的公私財產並沒有任何不同的影響。敵人如果不願佔領地恢復秩序，很可以自由處置一切。這樣，佔領地居民因無秩序而驚慌起來，這對於佔領是有利無害的。我們爲什麼要擔心被佔區域中的公私財產？難道佔領地不能統治中國嗎？所以我說，對日主戰不宜而戰爲佔領地公私財產補充是沒有什麼根據而是常人的不必要的疑慮。

三

對日主戰繼續不宜而戰的幾個理由，既如上邊，都不充分，站不住，則我們對日唯有出諸正式宣戰一途了。但是一個主張的成立，單有反面的批評，還不很可靠，必須有正面的理由，始能立穩。我們必須要問一問：對日主戰繼續不宜而戰的幾個理由究竟確成立，則對日正式宣戰又有些什麼理由？

正式對日宣戰的第一個理由，我以爲藉此可以引起英美法俄與日本直接衝突，從而制敵於日本，而獲得最後的勝利。在前面已經說過，依照國際公法，因締結的決議，日本是侵略國，是國際罪犯，各國依法有援助中國抵抗侵略的義務。並且在事實上，我亦曾從英美法俄四國的實際利害關係，證明四國在中國對日宣戰後，不能坐視中國滅亡。現在根據這些前據，我們相信對日宣戰後，英美法俄四國將對日本守中立而單獨援助我國，日本是不能忍受的。這時蘇俄的俄國將西

北進，英美法的援兵自西而來，日本雖得國際公法，但不能對四國奈何。日本可以據法抗議，但四國很有理由由來答覆。所以這種名義上是中日之戰，而實際上已是英美法俄中五國與日本作戰。因此日本要屈服中國，同時必要屈服英美法俄四國。這對於日本是太穩了。對英美法俄四國宣戰，則實力不弱；不對四國，又無法脫身出圍。這時日本除敗亡以外豈有他路？但這種收場，我國不能不飽功於對日的正式宣戰。再一層，對日宣戰後，日本實行海岸封鎖，中立的船艦既不能到中國來，則東來的商貨爲日本所壟斷，英美法俄，特別是英美兩國，爲了維持東來的利益，不能無所表示，說不定聯合採取直接軍事行動壓迫日本。在這一方面，狡猾的日本也許單獨和英美法俄妥協，訂一種於中國不利的默約，也許利用三角同盟使四國經眼顧到遠東，但我們相信英法不願爲了日本而把整個的國聯葬送了，美國不願爲了日本而把九國公約埋葬了，蘇俄不能爲了日本而向法西斯主義低首的，所以無論敵人怎樣狡猾，我國對日宣戰後，總是引起英美法俄的正面衝突的可能多。因此，我國爲什麼不對日宣戰？對日宣戰既能引起有利於我的國際變化，我何樂而不爲？

正式對日宣戰的第二個理由，我以爲藉此可以振奮國內民衆的精神，而同時給敵國人民以精神上的打擊。我們相信，戰爭的勝負與國民的精神有密切的關係。國民是否意志堅強，是否始終支持政府作戰，這種決心，這種精神，爲決定戰爭成敗的第一要素，是任何軍事專家所不能否認的。因爲現代戰爭是全民民族戰爭，是整個國力的賭博，如果國民的精神鬆懈，不認爲戰爭於已有何重大的不利，則作戰失去力的推動，勢必敗亡。所以在這次中日戰爭，我國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須動員民衆，使人民個個抱有爲國犧牲的決心，最後勝利有了保障。但動員民衆，使人民個個抱有爲國犧牲的決心，這必須正式對日宣戰。因爲正式對日宣戰後，全國民衆重燃抗敵的意義和自己應有的態度，因而被振奮的精神更爲之堅固。所以就已說，爲振奮國內民衆的精神，增強抗敵的力氣，我國應該正式對日宣戰。至於宣戰後對於敵國人民的影響恰相反，日本軍閥向共國民會曾發表聲明，「皇軍」在中國國內作戰不過是等於犯罪罪惡行，日本帝國在日本二個月內就能

赴服中國，稱謂東亞。但自七七事變後，戰事將近半年，日本不但沒有勝利的把握，而且因為戰事延長，前途更是黑暗重重。南京淪陷告領後，日本軍即收編其人民於一時，以避過武裝武漢。日本軍即不肯一不再向前則徵兵，以徵引起人民的信任。武漢淪陷後，日本軍間而稱此收編其人民，就是「墨軍」在中國的事務行動可告結束了。日本人民也以此對黃金的日子將到，而感到戰爭的可歌和可憐的安慰。但我國在這時若正式對日宣戰，表明中日戰事雖將半年，而正式戰事則開始，這對於日本人民不是一個很大的精神打擊嗎？日本人民的覺悟因此成爲泡影了。他們將覺悟自己上了軍國的大當。他們因爲徵集軍餉也許參加或成立反戰的集團。但這精神上的改變，正是中華民族所希望的。所以就我國來說，爲減低我國人民的覺悟，我國應該正式對日宣戰。

正式對日宣戰的第三個理由，我以為爲藉此可向世界各友邦宣布版人的情懷，而使他們的同情和援助更成爲積極的。我們從國聯舉式的決議和各友邦的輿論，知道世界維護和平信義的人士無不同情我國英勇的抗戰。國際反對轟炸不設防城市大會關於中國方面的曾經決議：主張依照華府九國公約，國際盟約，巴黎非武公約，國聯大會與行政院決議案援助中國，反對對於中日戰爭任何解決方案，凡與中國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相抵觸者；主張擴大宣傳運動，以款項供給中

我國的氣象事業，歷來就被一片黑暗所淹沒了。後來雖從外地山於外來的逃難者們把他搬出來。但是看看這十九世紀末幾十年的歐美，每個國家內氣象事業已經是很發達的會達和普遍，大家莫不認爲這是一個國家必需舉辦的一種科學事業。相形之下，我們自然要發覺自己爲弗如。並不當時有一個法國的馬格資神父這樣對理說，中國人向氣象學問時而不問天氣，可見中國人對於氣象的毫不注意。這句話我們是要留心地來聽的。所以我們現在仍然要注意氣象的大化化，使人人能關心氣象事業對於國防的重要。

氣象事業與國防

國政府；主張抵制日貨，並阻止以軍用品供給煤油供給輪船。這些決議和主張是充分地表明國際對於我國的英勇抗戰的同情。但這次中日戰爭，是將我國與強國戰，是價值極昂貴的，各國對於中國軍民同情和文字上的援助，還是不夠的。我們回國總動的決議就是決議，各友邦的輿論就是輿論，國際反對轟炸不設防城市大會的主張就是主張，我們深覺得世界對於我國的同情和援助並不足數。但是爲增強抗戰的力量，制裁破壞和平背信借債的日本強盜，我國如何使國際的同情和援助更成爲積極的，還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我以此處所謂「積極」，是精神狀態的堅決，是理想出於堅決的精神而成爲事實的表現。我們要讓世界對於我國的同情和援助成爲更積極的，就必須從精神方面下手，始能收到實際上成效。但是集體精神使世界主持公道的人士如我國人民一樣的堅決，則前面所說監督國內民衆的精神的方法，亦可適用於此了。所以，就世界的同情和援助來說，我國亦應正式對日宣戰。

四

正式對日宣戰雖然有上述種種的好處，而對日繼續不宣而戰又是無可取，所以我們對於宣戰問題不能不作這樣的結論：在目前的局勢中，爲了增強抗戰的力量，爲了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我國應該正式對日宣戰。

萬寶康

那時我國的氣象事業雖然還極其落後，於是各個帝國主義者乘虛而入。表面上利用一些慈善機關在前面打着慈善的幌子，他們好幾在後面暗取得到利益。氣象也就變成了侵略我國的前鋒。慈善機關在沿海城市報告天氣保護航行船的工作，自然於我國是有相當利益的。然而船上載的却常常多是他們國內運來的高貴紳士——各式各樣軍人的冒險家，和橫槍的當利商。吸收中國民資民船的工具。另一方面外交機關是公開的爲所成爲的地方。例如法國人在雲南領導軍事訓練了幾年的氣象事業，立使他們仍然發現雲南的氣候，是比較他們本國的偏

河欽地邊接好。但是歷來一般自己居住內地的人們，一提到雲南就開口閉聲地說這是一個蠻烟瘴雨的地方。大家總是不敢前，正好像時外國人都在我國算沒人注意的好地方。他們比我們更清楚多了。好與不好，我們自己已在葫蘆裏，絲毫不知道。雲南竟竟不能住，我們現在只得對勁了。

俄國人在蒙古，英國人在西藏，日本人在東北，也是在做着同樣的氣象探報工作。但是蒙古，西藏，東北現在也都知道是好地方了。絕不是因為在這些必定是壞地方的。現在倭寇志願，情形比較以前還要嚴重。所以我們現在更要重新認識氣象事業的不能自主，不能賴以增強國防，就好像被旁人直接偷去了我們的國土。

現在讓我們看我們自己的氣象事業是怎樣困難中產生的。

我們自己在國內興辦的氣象事業，很懶惰地反要比外國人晚了四十年。他只和中國民族的發生有漸差不多的年輪。當我國氣象界的先進們開始發覺了已氣象事業的沉淪，和牠對於國家迫切的需要，看看法國人的上海徐家匯觀象台，和英國人的香港觀象台已經各有各種了悠久的歷史。我們那時僅有的中央觀象台氣象科，牠所有的氣象設備不過即期能維持現在我們已有的一個三層測候所。有些儀器還是自己設計製造的。而且沒有無線電報設備的時候，還毫無強地利用遙授的有線電報來送天氣圖作報制。濛濛濛濛，可見一斑。比起旁人自然是非常幼稚。但中國氣象事業的萌芽，就是這樣經他們一手在風雨飄搖的惡劣環境中培植起來。惜乎我國這種新興的事業在初創的一段長時間裏，是該會據有利軍閥政府所忽視了。把大量的國庫支出，消耗於內戰和供給個人的享樂。這是氣象事業在方興未艾期中最大的不幸。然而我國氣象界先驅們那種刻苦自勵，嚴肅軍閥，反抗帝國主義者的精神是不可以磨滅的，是國人應該一致敬佩的。

自從我國有了自己氣象事業，我們不再聽仰外國人的鼻息。四想到民元第一次遠東氣象會議在日本開會的時候，這樣一個風雨地物博的中國竟能提出一個出來代表國家的氣象的機關，於是徐家匯的一些法國的大膽子敢放膽子跑去代表中國出席。中國在會場中還有什麼地位？旁人把中國看做成什麼樣的一個國家？一般蘇聯的人們還在

宣稱自己的強大物極呢。這是氣象史上一件可恥的事實。

在這個時期要青島觀象台的從日本手中奪回來，雖是氣象史上一段轟轟烈烈的故事。青島觀象台雖然不是我自已的，可是也不是敵人的。在從前原是德國人的。誰也知道青島是有一度租給德國，所以青島觀象台就是那時德國人的建設。除了法國人在上海徐家匯設立的一個觀象台，這要算是在我國的第二個大的觀象台。我們的敵人在青島戰事正酣的時候，乘大打劫。趁青島島對岸的德國人，佔了地的一切。青島觀象台就在這時落在他們的手中。那時我國和我們的敵人原是參加協約一方面；替我們打死了德國人，理所當然。但是戰事結束以後，竟將青島島從德國人那裏奪得，完全奪得了我國的主權。以後華府會議將青島島判歸我國，這種搶掠而得無可藉口。但是設想來人不注意單據的侵略了青島觀象台。不說不肯交還，而說我國沒有氣象人才，所以贖為保。那麼現在大家一定要想他們那時在青島島做氣象工作的人，必定是生了不得的專家了。其實除了一兩個三流角色以外，原來還都是些天不生大才的蠢鬼呢。

當時我們的政府當局視聽華府議案派了接收員到青島島交涉接收。知道他們想吞併觀象台，所以更特別告訴他們中國已經有了氣象人才了，必須依法交還。這形勢雖看這塊肥肉吃不下肚子去，於是原形畢露，死不放鬆。頗值的外交官被敷衍的手段阻礙了，以資接收終未實現。民十三年再度交涉，始允我國派人管理。但是終不肯交還工作人員。外交方面對於氣象事業又漠不關心，無形擱置。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得暫且接收過來。從此青島觀象台始終有二重組織存在。我們的工作人員沒有一天不是在和我們的敵人同在一處相持苦鬥。但是從這一次交涉，我們的敵人嚴格地承認我們已有氣象人員，而允接收，這是我們稍可自慰的。不想十幾年後，我們不幸因為戰事自動放棄青島，於是青島觀象台又被我們的敵人佔了。這在我們此次抗戰過程中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真正能代表我國的中央氣象機關，在北伐成功以後被積極建設起來。這就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的南京北極南風觀象台。時代替了青島觀象台起來領導全國的氣象事業。在很短的時間裏，得到了國

一致的熱烈擁護，並且迅速的進步，他所說現的成績場上過了敵人排命經營了數十年的所謂南京中央氣象台。從此我國的氣象事業不再被人放棄，而且已經走上了正確，開始突飛猛進。當明末了政府的積極人，就使有了力的推動。十年間的積極建設，於是竟完了今日我國所有千百年不可搖動的氣象事業的基礎。

在這短短的十年中，氣象事業對於國家生活，社會事業，以及民族抗戰的關係和功用，先昭然若揭地被人發現了。在抗戰，建設，我國水利，糧食各方面也開始廣泛的實用。這一系列的，造成了我國氣象事業的黃金時代。其中所示氣象事業在航空和水利兩方面的發展，和他們各個所屬大量的氣象測站的成績，是更值得特別稱述的。同時氣象研究所和各省建設廳普遍建立的氣象測站，亦是早應該有的最根本工作。有各省份如江蘇，浙江，山東等幾乎每個省都有氣象的觀測工作，而且各有幾個領導的幹部氣象台。平均言之，每省也可以有十個左右的氣象測站。較之十年以前，現象迥然不同從此氣象事業已經得到更多人的注意了。

氣象事業發達以後，直接影響了氣象教育的興起，這是不需要稱述的。有了氣象教育，才能造就氣象工作的幹部人才。有了工作的幹部人才，才能發揮氣象事業的效能。除了青島觀象台和南京北橋開氣象台都會多次地開設特別氣象班，造了多數的專門技術人才。國內若千大學如北平清華大學，青島山東大學，和杭州浙江大學也都先後添設氣象專科教育。而且各省完備的實習氣象台，藉以造就專門研究人才，提高氣象工作的實質。其他若千大學雖然沒有氣象專業，但是大半都有氣象學的課程，供給空軍等教育用的普通氣象常識。如南京中央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以上所述凡有氣象學課程的學校，大概都有附屬的氣象測站，對於氣象事業的發展不能不說是很重要的。

此外各種有關氣象的專門學校，在這時期也都把氣象列在水平線上。如空軍學校，航軍學校等軍事性質的學校，以及各省市設立的農業學校，水產學校等技術性質的學校。氣象常識已是普遍的供給於每個學生。並且氣象設備亦充分的。特別是學校和幾個分校的氣象

台是出類拔萃的足可見與國內最完善的幾個氣象台並駕齊驅，而且工作更緊張的。

自從南京北橋開氣象台和在北平國所有的特殊的梅觀者次第積極地建立起來，上海蘇州觀象台和香港觀象台亦不致像以前那樣的跋扈。這種成功應歸諸是我們所有努力的結果。這時，我們認識了自己國土處境的氣候。外國人不能再在暗中搗鬼了。各項軍事也無須乎自動來搜集或測取氣象情報，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我們已經早就公開地擺在他們的面前了。這是在英國人統轄下的所有我國，也把地的一切的氣象設備交給我國，縱使我們中央氣象機關的指揮了。

在悲憤沈痛的今天，我們十年刻苦完成的氣象事業，幾乎完全被我們不長天日的敵人的炮火毀滅了。但是所破壞的是我們的物質，不是我們的精神。物質是可恢復的，只要保持不可折騰的精神。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國難發多災最久久的青島觀象台首先不幸淪落了。接着南京北橋開氣象台不久也遭了同樣的命運。但是他們的奮鬥是直到敵人完全佔領了土壤的一天。抵抗消敵人的猛烈炮炸和密集的轟彈，抱著犧牲事業的精神，一直支持到不能再支持的最後一天。敵風一天一天的擴大，大多數的氣象測站隨着硝土同時失去。所有內地的大学和各種專科學校全數遷移到遼遠的西北和西南。難道氣象事業，就這樣自暴自棄地讓他淹沒了嗎？

這使我們最可興奮的，就是氣象研究所已經在我們戰時的蘇州都一重慶建設了第二個南京北橋開氣象台。重新領導起全國的氣象工作人員來擔任戰時應有的任務。現在已經更積極地把氣象事業，組織起來。重新召集全國的氣象工作人員，分配各人能够擔任的任務，走上了戰時氣象事業的新途徑。

戰時的氣象事業有三個重要的意義，是國人應該切實地認識的。第一：氣象事業對於軍事的重要，是不可訾論的。尤其是對於我國新興的空軍。在歐戰的時候，凡是參戰的國家都從德國拿出來大量的金鎊資助全國氣象工作人員，來應付戰時的氣象事業。從氣象事業所表現的效用，以取得軍事上攻守的優勢。利用較好的氣象狀況控制敵人，即可獲得勝利。我國氣象事業對於此較旁人後起，未能儘量利用

滿的結果。但是所有氣象工作人員還是努力在做他們應做的任務。

第二：現代的戰爭必還有繁重的後方。後方的民團，武備固然重要。同時生產，交通，以及政治，經濟，社會，也是非常重要的。氣象事業就是生產的較大補助。尤其是戰時最嚴重的食糧問題。必需依靠氣象事業來積極地改良生產的方式，增加農作的產量，纔能够維持民生的均衡。所以後方的氣象事業也是絕不可少的。

第三：關於邊疆的氣象事業，民國初年曾經一度努力而告失敗，北伐成功以後，轉到遠山德國和瑞典來我國的一些科學家之善意的合作，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前後兩次到西北去作氣象工作，雖然工作時間很短，但可說是我國邊疆氣象事業的先鋒隊。這次民族大遷移的結果，西北和西南各處氣象測站的大數目的出現，是完成了自有氣象事業以來所未完成的工作。這些氣象測站是具有較所有科學的特殊價值。從此邊疆氣象事業已經得到她的堅強基礎，足以作為我們復興

淪陷後的北平

一、政治組織之變化

(三)、「地方維持會」

北平兩團淪陷以後，就立刻有人進行組織維持會。起初是在暗地裏工作，過幾天便正式成立了，地址在中南海瀾潭內。「冀察政務會」組織存在的時候，是一個純紙頭字在不安定之天的情況。「冀察政務會」自動結束，維持會乃成爲最重要的組織，有「實際」的勢力。

關於維持會的名稱，漢奸們也曾鬧過苦心。原來傳說定「治安維持會」，但是主持的漢奸們認爲只限於「治安」未免範圍過小，日和「警衛局」的工作重疊，於他們的「前途」不利。所以經過「推展」的結果終於決定用「北平市地方維持會」字樣。後來他們把北平拉改爲「北京」，於是此會又改稱爲「北京市地方維持會」。

除維持會外，「市政府」仍然存在。起初二者似乎是不行的，分擔臨時的與經常的工作。但是維持會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漸漸的在北

之範圍。同時可以說凡是氣象事業的地方，是不會讓外人輕易竊取的。

由國現在是正經過一段艱苦的大道，走向光明。在這戰時每個國人所擔負的責任是特別地來相當的。同時一切工作是不能再容推延。

氣象事業國防關係極重。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當然也是應該積極起國人注意的。現在北平已經可以看到我國氣象事業歷史雖然短，但是經過那幾年的折辱。而且在上進的中國是經過齊人這極重大的破壞，使她從她的燦爛的高峯突然地降落下來。但是並沒受到什麼消極的影響，現在却又在重上一條久闊而有希望的公路。希望國人共起注意今後的氣象事業，把這帶到一個更成功的國地。不讓一切旁的國家站在我們的前面，而使我們成爲一個氣象事業普遍全國人人富有氣象常識的現代科學化的國家。

十一月十日

張翰書

(二)

平有優勢一切之勢，於是對「市政府」也逐漸居於指揮之地位。起初該會同一「市政府」行文用「函」，後來不知不覺的便改用「令」了。

原來有些機關是設在地方而分別隸屬於中央各行政部門的，如：北平電話總局是隸屬交通部的，北平平綫鐵路局是隸屬鐵道部的，北平印刷局，冀察警備區稅務局，印花烟酒稅局等是隸屬財政部的。這些機關均改隸於「市政府」，及維持會的勢力發展以後，又都漸漸的和維持會發生關係而由該會直接指揮了。

所以「冀察政務會」結束以後，「地方維持會」便是在北平總攬一切的組織。

維持會的組織是這樣的：首領是會長，以次有常務委員七人，委員數十人，即開若干人——其中有數個係籍籍顧問。再次便是許多事務人員了。會長是德而無恥的江朝宗。他在過去內戰中曾經出來維持過北平的秩序，每遇到甲乙兩派退出北平而乙方尚未來到的實實不接局面，他便踴躍地在地方上的名望出來維持，如此曾經有過三次這不能

不說不是對地方上的一種功績，所以他們口有一個「編額文曰：「三定京師」。他這又出任維持會會長，大概還在想齊兩定京師」的功勞。知道今非昔比，現在再出來維持就無異為敵人作走狗，作其地？况且，假如他還是用自衛維持地方的觀念，祇是昧於為敵人作走狗的道理，我們也不過責備他一個「昏聩而已」。實際上，他當了會長以後，視同那仇，不遺餘力，整天高聲興與的以此為榮。後來「臨時政府成立」立，他仍舊活動，纏綿了市長，不久又被人害下來，（此是後話），容後詳述，他還不死心，整天作些組織「白雲協會」等等無聊的事情，極盡無聊之能事。以一個將「就木」的人還「海狗滋萍」的為虎作倀，真可謂「老而不死」了。七個常務委員是江朝宗，冷雲霞，呂蔚俊，周無聲，鄭泉霖，梁盛平，林文龍。江朝宗是以前會長常務委員。此外有向是原來地方上的商界領袖，如冷榮耀從前會長常務委員。很多年的北平商會長，鄭泉霖就是事變前的商會長。有的地方上的「紳士」，如周聲祥，呂蔚俊（即呂尚，原任北平市政府自治室理處處長）。有的是從前不見經傳的「日本通」，如梁盛平，林文龍。（梁不是原來中日實業公司的經理，林則聽說原來是一個台曆人）。委自選不多是名譽職，不下數十人，組織了不少二三流的漢奸，極盡「醜態」之能事，人名恕不能舉了。顧問也很多，差不多各「機關」的「良官」都是當然顧問，單正副兩者亦有之。此外便是些條條顧問，實際上惟有這幾個人才是維持會中最重要的人物，真正的指導者，其中最顯赫的一個要算武田澤，有人說他曾編在北京大學作過旁聽生，確否我可不清楚。

他的內部是分組辦事，分為第一、二、三、四、五等五組，組的正副主任多由常務委員擔任。每組所管事務的性質均有一定，詳細的情形我記不起了，我只記得第四組是管社會事項的，第五組是管教育文化事項的。此外還有「一財務部」，「警務處財政」機關，好像是一個臨時「財政部」。局長是冷雲霖，不過因為關係特殊，所以實際上差不多完全由日本鬼子直接支配。

維持會所有的事情，這裏自然無須煩瑣的詳述，我就就我記憶所及，把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幾件事寫在下面：

(一)、歡迎倭軍入城。二十九軍剛調出以後，倭軍若沒有立刻進城，所以有幾天的功夫，北平城裏只發發聲維持秩序。過幾天，忽然忽然上發出消息說「第一師要進城休息」，「休息」幾天之後仍然圍城，於是這天倭軍便大舉的開進城內。維持會的重要人員在城門口上，穿著長袍馬褂，手持白旗，「鞠躬如也」的歡迎。皇軍一進來，其喪良心的，無邊那，至於此極，言之難盡！日本鬼子當場把這種醜態照下來，照片登在倭國的報紙上，藉以表揚他們的軍隊之開入北平並非出於自動，而是維持會「代表民眾」歡迎進去的。此種把戲，五尺之童也可以洞見其「朝思盼之心」，也評定無恥之至。這歡迎倭軍入城的工作可以說是維持會的第一件大事。小鬼軍隊自從那天入城「休息」以後，一直「休息」到現在還未出去，事之滑稽也就到家了。

(二)、改「北平」為「北京」。日本鬼子的策略是與成立一個大規模的傀儡組織，而且組織將以「北平」為「都城」。一面維持會的漢奸們也是野心勃勃，他們希望將來「維持」的功勞便由自己「前經」營政府。於是這這漢奸們乃一面迎合鬼的心理，一面為自己「前經」打算，掙把「北平」改為「北京」，以泯滅一般人的耳目。同時並且通令凡公私團體名稱中有「北平」字樣者，一律改為「北京」，公私文件亦不得再用「北平」字樣。過了些時，又來一個「重申前令」，私人書信上仍不免隱「北京」，正印「北平」叫「北京」的時候，文人也寫作「北平」一樣（如清毅方炳雲名的時候便寫「北平翁方綱」）。但是自從漢奸們得意以後，一般人的時候「北京」的時候，固覺得不自然，不情願，所以「北平」字樣雖然不敢公然出諸口，行於事，但是在私下裏倒更普遍的應用了。

(三)、平抑糧價價值。在混亂局面中奸商囤積，乘機囤積和操縱的價值極強，關係一般人民的痛苦至鉅。所以平抑糧食的價值是維持會最重要「維持」工作。該會並且自己買了幾萬石糧食，警察局「轉移各商所貯存，價錢比較便宜，限定較貧的人家每家可買若干斤。但是平抑的效力極微，糧價之價仍是逐漸上漲，而「警察局」代

售糧食又難辦許多，所以人民生活上的痛苦並不能因此而減少多少。

(四) 偵偵獲獲「法律」，「條例」。最重要的則是制定「特種犯罪臨時審判法」以資應用。所謂「特種犯罪」，意義頗廣，「罪」，無非是指着敵人認為「反動」的行為而言，審問藉此消滅我們許多愛國份子，其可怕倒不像東北流行的「思想犯」那樣厲害，但也差不多。此外還制定種種臨時「條例」。如因魯爾人的軍用空機被檢獲時，乃制定一個「盜竊」取用品的「盜匪」之「懲治條例」，即是一個。根據這一個條例，敵軍軍用車輛者即是死刑的。

(五) 修改教科書。這也是維持會的大罪惡之一。由該會第五組主持其事，組主任是周學熙。北平天津兩方面為此事並且組織過一個「京津教科書審查聯合委員會」。一舉一動，把中小學課本中「有蘇邦交」和「黨化」的成分削去，然後新課本在東京印好，運到北平，發交各校應用。此點後文當再述及。

(六) 組織「河北省地方行政委員會」，代替「河北省」。原來，除北平有維持會外，淪陷之各縣也有地方漢奸出來組織維持會。此外，還有一個「河北省地方維持會」，牠是以「河北省政府」的雛形自居，指揮各縣維持會辦理「河北省」的「維持」工作的。其實敵人勢力真正達到的範圍極少，其所稱「河北省」字樣也不過是苟立名目而已。起初，此會和「北京地方維持會」是個別的存在，不相統屬的。而「北京地方維持會」的野心很大，他總想擴大他所管轄的範圍，使不只限於「北京」，而要包括所有的淪陷區域，因為如此才容易使通身一變而為傀儡政府。在這種心理下，遂對「河北省地方維持會」當然也要力求包容於自己組織之內。結果，終於把「河北省地方維持會」取消，而在「北京地方維持會」中設一個「河北省地方行政委員會」。實際上此會係由「河北省維持會」來改組，「主席」和委員大抵也是原來的人。「主席」是朱西琴，「委員」有李杜輩等十餘人。這些人好像從前都沒有當過通，也許僅我們孤陋寡聞吧。此會成立以後即進行向各縣派「縣長」，人選由該會保存，由維持會決定「任命」。總共派出去二十幾個「縣長」，被我方海軍

隊打死的佔有一半。可憐虫們！爲貪圖一時的名利而甘去送死，這是何等的看不開！此後沒有有人敢去作這種短命鬼的「縣長」了。社會語言是處在一個非常局面之下，所以「警察局」節事情也越趨特別多，大部分的「維持」工作都和該「局」發生關係。因此該「局」的地位特別重要，事實上幾乎可以和維持會相峙。潘毓桂在漢奸中之所以特別顯著，這也是一個原因。

北平的情形大體如是。我們可以隨便說一談天津。天津經過一場變亂，有相當的破壞，所以即開治院以後，情勢混亂，秩序不如北平。在北平維持會成立不多的時候，天津也有維持會之成立。不過天津的維持會和北平時有不同：第一、天津的名稱是「天津市治安維持會」。第二、北平除維持會外，還有「市政府」，「市政府」及其所屬各「局」的組織還「仍舊」；而天津市政府已經沒有了，所以「治安維持會」便居於原來市政府的地位，市政府原來所屬的各局也就改隸於該會之下。曾經一度恢復「市政府」，由魏宗培任「市長」，但是後來此語概不提，無形中也就打消了。

不過天津維持會的結構組織與原來的市政府爲大，因爲有許多原來在行政系統上隸屬於各行政部門的機關，如總務管理局、商學檢驗局、津海關監督公署等現在也都由維持會來管轄。所以「天津市治安維持會」也是在天津總管一切的組織。

該會的首領「會長」而稱「委員長」，「委員長」是徐慶璋（天津人）。一委員「爲王竹林，鍾傳壽等。」總務局局長「爲孫錫宇（原來市政府的秘書處改爲總務局）」，「警察局長」爲劉玉書，「財政局局長」爲張憲波，「教育局局長」爲沈同平，「社會局局長」由鍾傳壽兼，「總務管理局局長」由王竹林兼。王竹林是原來天津高會的會長，現在八十二歲了，八十多歲的人還要當漢奸，就可謂「老當益壯」。

我前面已經屢次說過，維持會的漢奸們的目的不只在「維持」而已，他們更在希圖使他們的「大款」。他們看得很清楚，日本鬼子一定要在華平招攬一個大規模的偽組織，維持會不過是暫時的。所以他們都想在維持期間替小鬼們多運些「款」，在漢奸的功勞簿上添些無名

好，將來在大規模的僑胞組織成立的時候，就可以採這種種功勞，在「幹部」中佔一位置。他們一面努力「効忠」，一方面也力求維持會組織的「強化」，「一元化」，希望使她變為正式的僑組織。他們

面子 獨幕劇(續)

秦盛武(笑)。左太太也強笑，好像她得意地說了一句俏皮話。一講

到當家人家，令我想起劉黃超那一家。

左太太(移近秦盛武)我知道你一定有一件有趣的新聞告訴我。

秦盛武這一段新聞，本身到說不上有趣，不過是他們幾十萬家財，

上一個月賄一次公債，輸得精光。

左太太現在成一個淨人了嗎？

秦盛武簡直是一個窮光蛋！

左太太真可怕！但還很奇怪，昨天我還看見他們一家人坐一輛新汽

車在東長安街兜風！

秦盛武這就是這一段新聞有趣味的地方。他們一個大也沒有，仍然

要顯面子，我聽說北平城裏到處商店，他們都欠得有賬，但其他

們一點也不管。

左太太這種人未免太滑稽了。

秦盛武我就討厭這等專顯面子的。

左太太(一時昏亂)這本也很難性——

秦盛武什麼？

左太太本來很難性你討厭他們。

秦盛武淑芳，關於你為人，有一點我非常羨慕。

左太太又是那一點呢？

秦盛武就是你真重實際，不顯面子的。你每天只是老老實實的生活，

沒有一點虛假。你丈夫給你留下多少錢，你就受多少錢的快樂

生活。

左太太淑武，你老這樣照顧我。

秦盛武淑芳，我心裏有一件事情，很久就想對你說。我知道這

這種企圖從平津兩個維特會聯合組織「京津治安維持聯合會」一事，以看得更清楚。

陳銓

你的感冒和我的感冒是一樣的。

左太太 感冒，酸了嗎？

秦盛武 我一點也不酸，我愛上了一個人。

左太太 誰武，你——

秦盛武 你知道，你使我，成為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左太太 我可以曉得地告訴你，我生平心裏最希望的就是——(薰英

舉了一籃子的東西進來。)

薰英 好了！太太！我們有東西吃！

左太太 薰英，你狂了嗎！

薰英 (一眼看見秦盛武，自覺不好意思。行禮。) 秦先生！

左太太 薰英，你幹嗎不早一點回來？秦先生已經來了好一會。你趕

快去作咖啡罷。

薰英 是，太太！(慧英進廚房，回頭看左太太，左太太對她遞一

個眼色，慧英微笑點頭地去。)

左太太 盛武，剛聽見進來的時候，你不是要對我講什麼嗎？

秦盛武 我完全忘記了。你看，她突然進來，把我要說的話都壓掉了

。等我想一想，我剛要講什麼呢？！哦！對了，我想起了。我剛

纔要講的是——

左太太 你要講的是什麼？

秦盛武 我要講的是——一封信。

左太太 一封什麼信？

秦盛武 對了，一封信，你的丈夫臨死前兩星期親手託我轉交的一封

信。(從內衣袋裏取出一封信來)這是給你的信。(左太太換備

，羞澀相對，秦盛武起來，下堂清粥。現在送你讀信的時候，

我到外邊大衣裏去拿一支香煙來抽。(秦盛武出。左太太站起來，驚他出去，然後看信。翻來覆去好幾次，有歡怕恨地，最後決定，兩下拆開，讀信，每讀一行，面上都表露出悲憤，追悔，感激。眼眶裏充滿了淚珠，讀完信，整好門，看見秦盛武不在，她走近廚房門，叫慧英。) 慧英：(進來，看見左太太悲傷) 怎麼一回事？你啼啼哭哭呀？你同秦先生還沒有結婚就吵架嗎？

左太太：(進來，看見左太太悲傷) 怎麼一回事？你啼啼哭哭呀？你同秦先生還沒有結婚就吵架嗎？

左太太：(進來，看見左太太悲傷) 怎麼一回事？你啼啼哭哭呀？你同秦先生還沒有結婚就吵架嗎？

慧英：(進來，看見左太太悲傷) 怎麼一回事？你啼啼哭哭呀？你同秦先生還沒有結婚就吵架嗎？

左太太：(進來，看見左太太悲傷) 怎麼一回事？你啼啼哭哭呀？你同秦先生還沒有結婚就吵架嗎？

咖啡。

秦盛武：那更好了。我的運氣真好，餛飩是你親手作的咖啡。

左太太：(左太太出，秦盛武得意揚揚，走來走去，到窗頭望望，回頭看見了窗棂木條，揭開木條的布套，不小心把咖啡筒子掉倒在桌上，驚異，費笑，拾起來放好，仍然整上布套。走過來看表盤上敲鐘的地方，似乎有點知道。劉洪發進。)

劉洪發：(先生，你是同福那一位太太的丈夫嗎？) 秦盛武：不是現在還不知道！

劉洪發：(四圍看) 二十塊錢。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秦盛武：(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劉洪發：(拍胸) 誰都知道，我劉洪發從來不說假話的！

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左太太 淑武，你幹嗎呀？

黎盛武 淑芳，你幹嗎作我的妻子嗎？

左太太 你真心愛我嗎？

黎盛武 愛你嗎？當然我愛你。我一天比一天愛你。

左太太 你敢一定嗎？

黎盛武 敢一定。

左太太 你不是買我的財產？（報道頭來談話的歡笑。黎盛武先

看銅像車子，再看鐘，然後看左太太。）

黎盛武 淑芳！你也知道我的心。我愛你，我只是愛你，我要你立刻

答覆我。

左太太 呵！你總得給我一點時間來想想呀！至少兩分鐘。

黎盛武 好，我給你兩分鐘。（黎盛武拿出表來看。左太太聽着牠

，咬唇下唇，沉默約一分鐘。忽然顫動一下，左太太回過點頭。

左太太 盛武，這個鐘從那兒來的！

黎盛武 鐘表店剛送來的，他說已經修理好了。

左太太（看看他——你腳縫把錢付了嗎？

黎盛武 對了。

左太太 那麼已經知道！

黎盛武 你只有十秒鐘來答覆我的問題了。

左太太 我的答覆就是「不行」。

黎盛武 淑芳，你不明白。

編輯後記

△根據岑先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研究國因問題的專家。

△我國對日宣戰的問題，在威哥初起之時，國內曾經有過一番辯論。這個問題，誠如朱國慶先生所說，在中國完全要看事實的演變如何

左太太 我很明白。你要同我結婚，因為你憐惜我，但是我不需要你憐惜，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辦法。

黎盛武 你不能老是這樣生活下去。

左太太 我不能嗎？誰說我不能！讓我證明給你看。（黎盛武注意着

她。左太太跑向鐘面，打開，在裏面亂摸，越着盒越壞不溜。誌

英棟匆匆跳進來。）

慧英 左太太！我已經抓住他了！（左太太不管，繼續搜尋。

劉洪發 除開你連話都不讓我說嗎？

左太太 慧英！慧英！我找着了！我找着了！（拿出一摺鈔票來。）

五萬元錢！全在這個鐘裏邊，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慧英放劉洪

發。）

劉洪發 呵，我真倒楣！（瞪出）

左太太 盛武，我不願意你憐惜我同我結婚，但是我願意你貪圖我的

財產同我結婚。

黎盛武 淑芳！你！

左太太 現在我要請你替我管理。（把鈔票全給他。）） 慧英，你去檢

咖啡來。

黎盛武（鈔票塞在衣袋裏）淑芳，我真快活，現在你居然完全我的，

我想我們以後一定很快樂。（把錢拿伸出來，左太太握住他的錢手

，發笑。）

左太太 對了，我想我們以後一定會（慧英端咖啡進來。）對了，

我們以後一定會一塊兒吃咖啡！（均笑，慧英亦笑。）（幕）

編者

來作決定。對日宣戰如有利於我，便舉之宣戰；如不利於我，便繼續不宜而戰。這在爲自衛而戰的中國，並沒有法律上的義務與道德上的責任。關於這一層，朱先生是看得很清楚的。朱先生以此爲出發點，從而根據最近國內與國外的形勢，提出正式對日宣戰的主張。朱先生

認為對日宣戰後，可以引起英法德與日本直接衝突，能够發動各
內民衆的精神而同時給敵國人民以精神上的打擊，並且，使國際的同
情和援助更加積極。理由很充分，我們希望大衆對這個問題多發表
意見。

△喬賓旋先生從事軍事幾有年，親歷過於空軍，並主持其編案
台。本期其他惠賜「軍事事業與國防」一文，使我們知道軍事事業與

益世報

徵求各地通訊啟事

本報擬特約全國各省市縣各處
通訊以有關各該地方抗戰準備及政
治經濟教育文化交通各項建設乃至
風俗習慣等一切作有系統之敘述翔
實紀載爲原則凡願擔任此項通訊工
作者請自即日起試稿三次寄昆明圓
通街六十七號益世報編輯部收若合
需用即行函約按稿計酬

國防關係的重要，我們很感謝。我們並相信，軍事事業對於一般人是
一個生疏的天地，大家讀過葛先生的文章以後，一定有許多新思想的
。△陳鏡先生所「面子」一詞，本期登完。
△本期原定於十一月十六日出版，因印刷關係，改於十二月一日出
版，希讀者原諒。

政論旬刊

第二十八期目錄

- 最近外交方針 汪精衛
- 抗日與消俄 沈巨磁
- 武漢撤退以後 何效全
- 國際援助的條件 薛仲丹
- 墨西哥的煤油問題 馮士升
- 參政院的組織工作 執斧
- 中國工業化的重要 吳覺若
- 戰爭後之日本國民經濟 波蘭雷列夫
- 第二十九期目錄
- 我們為什麼反對法西斯時期 陸物秀
- 日本對華中央機關設立之經過 張百高
- 抗日救亡此時矣 曹樹第
- 蘇聯外交與我國國策 孫振存
- 英美外交關係 W. T. Morgan
- 戰後的政治經濟思想 魏曉樞
- 國際形勢的轉變與我們今後應有的努力 吳貫中

出版者：重慶 政論社

時 衡

1

本片卷自 **1938** 年 **1** 期
至 **1938** 年 **3** 期